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皇王大紀卷五十四

宋　胡宏　撰

三王紀

靈王

二十二年冬十二月癸酉朔日有食之春正月杞伯甍諡曰孝公子益姑嗣晉悼夫人喪杞孝公晉侯不徹樂邾畀我奔魯杞葬其君陳侯如楚公子黄愬二慶于楚楚人召之使慶樂往殺之慶氏以陳叛楚屈建從陳侯

圍陳陳人城板墜而殺人役人相命各殺其長遂殺二慶公子黄復歸晉將嫁女於吴齊人使析歸父媵之以藩載欒盈及其士納諸曲沃盈夜見胥午而告之對曰不可天之所廢誰能興之子必不免盈曰雖然因子而死吾無悔矣我實不天子無咎焉許諾伏之而觴曲沃人曰今也得欒孺子何如對曰得主而爲之死猶不死也皆嘆有泣者盈出徧拜之帥曲沃之甲因魏舒以晝入絳初盈佐魏絳於下軍舒私焉故因之趙氏以同括

之難怨欒氏韓趙方睦中行氏以伐秦之役怨欒氏而固與范氏和親欒王鮒侍坐於士匄或告曰欒氏至矣匄懼鮒曰奉公以走固宮必無害也且欒氏多怨子爲政欒氏自外子在位其利多矣既有利權又執民柄將何懼焉欒氏所得其惟魏氏乎而可強取也夫克亂在權子無懈也匄奉公以如固宮范鞅逆魏舒則成列既乘將逆欒氏矣趨進曰欒氏帥賊以入鞅之父與二三子在君所矣使鞅逆吾子鞅請驂乘持帶遂超乘右撫

劍左援帶命驅之僕請鞅曰之公匄逆諸階執其手賂之以曲沃欒氏乘公門匄謂鞅曰矢及君屋死之鞅用劍以帥卒欒氏退攝車從之盈奔曲沃晉人圍之齊侯伐衛將遂伐晉晏嬰曰君恃勇力以伐盟主若不濟國之福也不德而有功憂必及君崔杼諫曰不可臣聞小國間大國之敗而毀焉必受其咎君其圖之弗聽陳須無見崔杼曰將如君何曰吾言於君君弗聽也以為盟主而利其難羣臣若急君於何有須無退曰謂君甚而

又過之不得其死必矣齊伐晉取朝歌以報平陰之役乃還魯叔孫豹救晉魯季孫宿無適子公彌長而愛少子紇欲立之訪於申豐豐趨退盡室將行乃止訪於臧紇紇曰飲我酒吾為子立之季氏飲大夫酒臧紇為客獻命北面新樽絜之召紇降逆之大夫皆起及旅而召公彌使與之齒宿失色以公彌爲馬正仲孫速惡臧紇庶長秩少子羯速之御騶豐點好羯速疾病點為公彌曰苟立羯請讐臧氏公彌言於宿宿弗應速卒入哭曰

秩焉在公彌曰羯在此矣宿曰秩長對曰惟其才也遂立羯仲孫氏告於季孫曰臧氏將為亂紇聞之戒宿使視之怒命攻臧氏八月乙亥紇斬鹿門之關以出奔邾自邾如防使來告曰紇非敢請苟守先祀無廢二勳敢不辟邑乃許立其子爲紇致防而奔齊紇之人曰魯其盟我乎紇曰無辭季孫召外史掌惡臣而問盟首焉對曰盟東門氏也曰毋或如東門遂不聽公命殺適立庶盟叔孫氏也曰毋或如叔孫僑如欲廢國常蕩覆公室

宿曰臧孫之罪皆不及此孟椒曰盍以其犯門斬關乃盟曰無或如臧孫紇干國之紀犯門斬關臧孫聞之曰國有人焉誰居其孟椒乎孔子曰臧武仲以防求為後於魯雖曰不要君吾不信也晉人克欒盈于曲沃盡殺欒氏之族黨欒魴出奔宋齊侯還自晉不入遂襲莒門于且于傷股而退明日將復戰杞梁載甲夜入且于之隧明日先遇莒子親鼓之從而伐之獲杞梁莒人行成歸杞梁之尸其妻迎其柩於路而哭之哀齊侯使人弔

之對曰君之臣不免於罪則將肆諸市朝而妻妾執君之臣免於罪則有先人之敝廬在君無所辱命洛在王城之南穀在王城之北是年穀水盛出於王城之西南合於洛毀王城西南將及王宫王欲壅之太子晉諫曰山土之聚也藪物之歸也川氣之導也澤水之鍾也古之聖人不墮山不崇藪不防川不竇澤天無伏陰地無散陽民無淫心物無害生故皇天嘉之祚之以天下令吾執政無乃實有所避而滑夫三川之神使至于鬭以

妨王宫乎人有言曰無過亂人之門又曰佐饔者嘗焉佐鬬者傷焉又曰禍不好不能爲禍將防鬬而飾宫無乃不可乎黄炎之子孫或在畎畝由欲亂民也畎畝之人或在社稷由欲靖民也自周后稷始基靖民十五王而文始平之十八王而康克安之其難如是厲始革典宣王幽平貪天之禍至于今未弭吾朝夕儆懼曰其何德之脩而少光王室以逆天休將安用飾宫以章輔禍亂也王卒壅之起宣照之臺晉早卒孔叔梁紇卒葬于

防山經曰二十有三年春王二月癸酉朔日有食之三月己巳杞伯匄卒夏邾畀我來奔葬杞孝公陳殺其大夫慶虎及慶寅按左氏慶虎求專陳國畏公子黃之偪而愬諸楚曰與蔡司馬同謀楚人以為討公子黃奔楚愬之二慶以陳叛楚屈建圍陳殺二慶夫人君擅一國之利勢使權臣暴蔑其身而不能違欲去其親而不能保譖愬之於大國而不能辨至因夷狄之力然後能克則非君人之道也故二慶之死稱國以殺公子黃之出特以弟書者譏歸陳侯也凡此皆春秋端本之意陳侯之弟黃自楚歸于陳晉欒盈復入于晉入于曲沃欒氏晉室之世臣故盈雖出奔猶繫于晉復入者甚逆之詞爲其既絶而復入也若非天棄欒氏又有范鞅之謀晉亦殆矣原其失在于錮之甚急使無

所容于天地之間是以至此極春秋備書之以見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其爲後世鑒豈不深切著明也哉

秋齊侯伐衛遂伐晉八月叔孫豹帥師救晉次于雍榆

己卯仲孫速卒冬十月乙亥臧孫紇出奔邾晉人殺欒

盈齊侯襲莒

二十三年魯叔孫豹如晉士匄問曰古人有言曰死而不朽何謂也豹未對匄曰昔匄之祖自虞以上爲陶唐氏在夏爲御龍氏在商爲豕韋氏在周為唐杜氏晉主夏盟爲范氏其是之謂乎對曰此之謂世禄非不朽也

豹聞之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雖久不廢此之謂不朽士匄聽晉國之政諸侯之幣重鄭子產遺匄書曰僑聞爲國家者非無賄之患而無令名之難夫諸侯之賄聚于公室則諸侯貳若吾子賴之則晉國貳諸侯貳則晉國壞晉國貳則子之家壞何没没也夫令名德之輿也德國家之基也有基無壞無壞則樂樂則能久匄說乃輕幣魯師侵齊晉故也楚王爲舟師以伐吳不爲軍政無功而還夏五月甲子朔日有食之既

齊侯聞將有晉師懼使陳無宇如楚乞師崔杼帥師送之遂伐莒侵介根魯大水六月癸巳朔日有食之晉侯魯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侯薛伯杞伯小邾子會于夷儀將以伐齊水不克楚王以蔡侯陳侯許男伐鄭以救齊門于東門次于棘澤諸侯救鄭楚師還吳人為楚舟師之役故召舒鳩人舒鳩人叛楚楚王師于荒浦使沈尹壽與師祁犁讓之舒鳩子敬逆二子而告無之且請受命王欲伐之令尹薳子馮曰不可彼告

不叛且請受命而又伐之伐無罪也姑歸息民以待其卒卒而不貳吾又何求若猶叛我無辭有庸乃還陳人討慶氏之黨鍼宜咎出奔楚齊人城郟為天子也魯叔孫豹來聘且賀城魯大饑經曰二十有四年春叔孫豹如晉仲孫羯帥師侵齊夏楚子伐吳秋七月甲子朔日有食之既齊崔杼帥師伐莒大水八月癸巳朔日有食之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夷儀冬楚子蔡侯陳侯許男伐鄭公至

自會陳鍼宜咎出奔楚叔孫豹如京師大饑古有救災之政若國凶荒或發廩以賑乏或移粟以通用或徙民以就食或爲粥溢以救餓莩或興工作以聚失業之人緩刑舍禁弛力薄征索鬼神除盜賊弛射侯而不燕置庭道而不修殺禮物而不備雖有旱乾水溢民無菜色所以備之者如此其至是年秋有陰沴之災而冬大饑蓋所以賑業之者有不備矣故書之以爲戒

二十四年春齊崔杼伐魯魯人患之使告于晉孟公綽曰崔子將有大志不在病我必速歸何患焉其來也不冠使民不嚴異於它日齊師徒歸齊棠公死棠姜美崔杼取之齊侯通焉驟如崔氏以崔子之冠賜人侍者不

可公曰不爲崔子其無冠乎崔子因是又以其間伐晉也曰晉必將報欲弑公以説于晉莒子朝齊饗諸北郭崔子稱疾不出公問之遂從姜氏姜氏入于室與崔子自側户出甲興公登臺而請弗許請盟弗許請自刃於廟弗許皆曰君之臣杼疾病不能聽命近于公宫陪臣干掫有淫者不知二命公踰牆射之中股反隊遂弑之謚曰莊公賈舉州綽邴師公孫敖等十人死之皆公嬖勇力之臣也晏嬰立於崔氏之門外其人曰死乎曰獨

吾君也乎哉吾死也曰行乎曰吾罪也乎哉吾亡也歸乎曰君死安歸君民者豈以陵民社稷是主臣君者豈惟其口食社稷是養故君為社稷死則死之為社稷亡則亡之若為巳死而為巳亡非其私暱誰敢任之且人有君而弒之吾焉得死之而焉得亡之門啓而入枕尸股而哭崔子曰吾將殺女嬰曰志於仁者不可以利回由於義者不可以死恐嬰雖不才豈懼乎死哭興三踊而出授綏而乘其僕將馳嬰曰止鹿在山林其命在庖

厨疾不益生緩不益死按之成節而去人謂崔子必殺之崔子曰民之望也舍之得民叔孫僑如之在齊也納其女於靈公生子杵臼杼立而相之慶封為左相盟國人於大宫曰所不與崔慶者晏子仰天歎曰嬰所不惟忠於君利社稷者是與有如上帝乃歃太史書曰崔杼弑其君杼殺之其弟嗣書而死者二人其弟又書乃舍之南史氏聞太史盡死執簡以往聞既書矣乃還崔氏側莊公于北郭丁亥葬諸士孫之里四翣不蹕下車七

乘不以兵甲須無有馬十乘棄之而去晉侯會諸侯于夷儀將伐齊齊使隰鉏請成慶封如師男女以班賂晉侯以宗器樂器自六正五吏三十帥三軍之大夫百官之正長師旅及處守者皆有賂晉侯許之晉侯使魏舒逆衛侯衎將使衛與之夷儀初陳侯會楚王伐鄭當陳隧者井堙木刋鄭人怨之四月壬子公孫舍之公孫僑帥車七百乘伐陳宵突陳城遂入之陳侯扶其太子偃師奔墓舍之命無入公宮與僑親御諸門祝祓社司徒

致民司馬致節司空致地乃還六月晉侯會夷儀之諸侯及齊侯同盟于重丘晉趙武為政薄諸侯之幣而重其禮謂魯叔孫豹曰齊崔慶新得政將求善於諸侯武也知楚令尹屈建若敬行其禮道之以文辭以靖諸侯兵可以弭衛侯衎遂入夷儀舒鳩人卒叛楚楚屈建伐之及離城吳人救之建遽以右師先屈蕩帥左師以退吳人居其間七日蕩曰久將墊隘隘乃禽也不如速戰請以私卒誘之簡師陳以待我我克則進奔亦視之乃

可以免羣師從之吳師奔登山以望見楚師不繼復逐之傳諸其軍簡師會之吳師大敗遂圍舒鳩舒鳩潰遂滅之鄭復伐陳陳及鄭平子産獻捷于晉晉人問陳之罪對曰我先王以元女大姬配胡公而封諸陳以備三恪則我周之自出至于今是賴厲公莊宣皆我之自立成公播蕩又我之自入君所知也今陳忘周之大德蔑我大惠棄我姻親介恃楚衆以馮陵我敝邑大懼不競而恥大姬天誘其衷啓敝邑心陳知其罪授手于我用

敢獻功晉人曰何故侵小對曰先王之命惟罪所在各致其辟昔天子之地一圻列國一同自是以衰今大國多數圻矣若非侵小何以至焉趙武曰其辭順犯順不祥乃受之孔子曰志有之言以足志文以足言不言誰知其志言之無文行之不遠晉為伯鄭入陳非文辭不爲功慎辭哉楚蔿掩為司馬屈建使庀賦數甲兵甲午蔿掩書土田度山林鳩藪澤辨京陵表淳鹵數疆潦規偃豬町原防牧隰臯井衍沃量入脩賦賦車籍馬賦兵

車甲楯之數既成以授屈建冬十月吳諸樊伐楚以報舟師之役引師至巢入其門巢人射諸城上矢中吳王而卒吳王嘗謂其諸弟曰吾兄弟相傳必致國於季子故弟餘祭立衛侯衎自夷儀使與甯喜言喜許之曰必公子鱄在不然必敗大叔儀曰詩所謂我躬不閱皇恤我後甯子可謂不卹其後矣殆必不可君子之行思其終也思其復也書曰愼始而敬終終以不困今甯子視君不如奕棋其何以免乎奕者舉棋不定不勝其耦況

置君而弗定乎必不免矣九世之卿族一舉而滅之可哀也哉鄭子産問為政於𩐻蔑對曰視民如子見不仁者如鷹鸇之逐鳥雀也游吉問於子産子産曰政如農功日夜思之思其始而成其終朝夕而行之行無越思如農之有畔其過鮮矣子産以其乘輿濟人於溱洧孟子論之曰惠而不知為政歲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輿梁成民未病涉也君子平其政行辟人可也焉得人人而濟之故為政者每人而悦之日亦不足矣經曰二十

有五年春齊崔杼帥師伐我北鄙夏五月乙亥齊崔杼弑其君光齊莊公見弑賈舉州綽等十人皆死之而不得以死節稱何也所謂死節者以義事君責難陳善有所從違而不苟者是也雖在屬車後乘必不肯同入崔氏之宮矣若此十人者皆逢君之惡而莊公嬖之者死非其所比諸匹夫匹婦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者猶不逮也雖殺身不償責安得以死節許之哉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夷儀會于夷儀將以討齊齊使隰鉏請成慶封如師男女以班賂晉侯以宗器樂器自六正五吏三十帥三軍之大夫百官之正長師旅及處守者皆有賂晉侯許之夫晉本為報朝歌之役及會夷儀既聞崔杼之弑則宜下令三軍建而復旆示天討之義則方伯連帥之職脩矣今乃知賊不討而受

其賂則是與之同情也故春秋治之如下文所貶云六月壬子鄭公孫舍之帥師入陳秋八月己巳諸侯同盟于重丘崔杼既弑其君矣晉侯受其賂而許之成故盟于重丘特書曰同公至自會衛侯入于夷儀衛侯蔑其家卿失國出奔不為無罪矣然有世叔儀以守有母弟鱄以出或撫其內或營其外有歸道焉則其義猶未絶也故止書其爵而不名及甯喜弑剽復歸于衛然後書名此聖人侯其改過遷善不輕絶人之意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此類是也楚屈建帥師滅舒鳩冬鄭公孫夏帥師伐陳十有二月吴子遏伐楚門于巢卒門于巢卒非吴子之自輕而見殺也古者入境必假道過門必釋甲入國則不馳或曰古者大國過小邑小邑必飾城而請罪亦非巢之輕以一矢相加不飾

城而請罪也

二十五年冬十二月衛侯使公子鱄為復辭其毋敬姒强命之對曰君無信臣懼不免敬姒曰雖然以吾故也鱄乃以公命與甯喜言曰苟反政由甯氏祭則寡人甯喜告蘧瑗瑗曰瑗不能聞君之出敢聞其入遂行從近關出告右宰穀穀曰不可獲罪於兩君天下其誰畜之喜曰吾受命於先人不可以貳穀曰我請使焉而觀之反曰君淹恤在外十二年矣而無憂色亦無寛言猶夫

人也若不已死無日矣喜曰子鮮在穀曰何益多而能亡孫林父在戚孫嘉聘於齊孫襄居守喜穀伐之不克孫襄傷喜出舍於郊國人召喜復攻孫氏克之殺衛侯剽孫林父以戚如晉君子曰臣之禄君實有之義則進否則奉身而退專禄以周旋戮也衛侯復于衛及郊將班邑於從者而後入栁莊曰如皆守社稷則孰執羈靮而從如皆從則孰守社稷君反其國而有私也無乃不可乎弗果班大夫逆於竟者執其手而與之言道逆者

自車揖之逆於門者頷之而已使讓大叔儀曰寡人淹恤在外二三子皆使寡人朝夕聞衛國之言吾子獨不在寡人古人有言曰非所怨勿怨寡人怨矣對曰臣不能負羈絏以從扞牧圉罪一也有出者有居者臣不能貳通内外之言以事君罪二也敢忘其罪乃行從近關出公使止之以栁莊為太史其後莊寢疾公曰若疾革雖當祭必告再拜稽首請於尸曰有臣栁莊也者非寡人之臣社稷之臣也聞之死請往不釋服而往遂以襚

之與之邑裘氏與縣湽氏書而納諸棺曰世世萬子孫無變也衛人侵戚東鄙孫氏愬于晉晉人為之召諸侯將以討衛荀吳聘於魯召魯侯魯侯會晉趙武宋向戌鄭良霄曹人于澶淵以討衛疆戚田取衛西鄙懿氏六十以與孫氏初宋芮司徒生女赤而毛弃諸堤下共姬之妾取以入長而美宋公入夕見而視之姬納御嬖生佐惡而婉太子痤美而狠左師向戌畏而惡之寺人惠牆伊戾為太子内師而無寵楚客聘于晉過宋竟太子

請享之公使往伊戾請從公曰夫不惡女乎對曰小人之事君子惡之不敢遠好之不敢近敬以待命敢有二心縱共其外莫共其內臣請往也遣之至則歃用牲加書徵之而騁告公曰太子將為亂既與楚客盟矣公曰為我子又何求對曰欲速公使視之則信有焉問諸夫人與左師則皆曰固聞之公囚太子太子縊而死公徐聞其無罪也烹伊戾以佐為太子於是衛侯會于澶淵晉人執甯喜北宫遺使司馬侯以先歸衛侯如晉晉人囚之

於士弱氏齊侯鄭伯為衛侯故如晉晏嬰私於叔向曰晉君宣明其德於諸侯所以為盟主也今為臣執君若之何晉侯乃許歸衛侯許男如楚請伐鄭曰師不興孤不歸矣六月蔿子于楚子買嗣楚王曰不伐鄭何以求諸侯遂及蔡侯陳侯伐鄭鄭人將禦之子産曰晉楚將平諸侯將和楚王是故昧於一來不如使逞而歸乃易成也夫小人之性釁於勇而嗇於禍以足其性而求名焉非國家之利也若何從之公孫舍之曰善楚入南里門

于師之梁涉於汜而歸許人乃葬其君衛人歸衛姬于晉乃釋衛侯楚椒舉娶於王子牟子牟獲罪而亡楚人曰舉實送之舉出奔鄭聲子言于屈建曰善為國者賞不僭而刑不濫賞僭則懼及淫人刑濫則懼及善人古之治者恤民不倦賞以春夏刑以秋冬三者禮之大節也有禮無敗今楚多淫刑其大夫逃死于四方而為之謀主以害楚國不可救療所謂不能也屈建言於王乃歸椒舉經曰二十有六年春王二月辛卯衛甯喜弑其

君剽喜嘗受命於其父使納獻公以免逐君之惡衛侯出入皆以爵稱而剽以公孫非次而立則喜之罪應末減矣亦以弒其君書何也奕者舉棋不定不勝其耦況置君乎於衎則殖也出之喜也納之於剽則殖也立之喜也弒之是弈棋之不若也不思其終亦甚矣故聖人特正其為弒君之罪示天下後世使知慎於廢立之際而不敢忽也

衛孫林父入于戚以叛按左氏孫林父以戚如晉書曰入于戚以叛者著其據土背君之罪也

甲午衛侯衎復歸于衛衛侯出奔齊入于夷儀皆以爵稱令既復歸而得國矣乃書其名何也人之有德慧智術者嘗存乎疢疾衛侯淹恤在外十有二年困於心衡於慮久矣一旦得國猶夫人也則是困而弗革雖復得國猶非其國也此見春秋侯人改過之深而責人自棄之重欲其强於為善之意也

夏晉侯使荀吳來聘公會晉人鄭良霄

宋人曹人于澶淵秋宋公殺其世子痤殺世子母弟直稱君者甚之也本寺人伊戾為太子內師無寵譖於宋公而殺之則賊世子痤者寺人矣而獨甚宋公何哉譖言之得行也必有嬖妾配適以惑其心又有小人欲結內援者以為之助然後愛惡一移父子夫婦之間不能相保者衆矣尸此者其誰乎晉獻之殺申生宋公之殺痤直稱君者正其本之意晉人執衛甯喜八月壬午許男甯卒于楚冬楚子蔡侯陳侯伐鄭葬許靈公

二十六年齊慶封聘于晉宋向戌善於晉趙武又善於楚屈建欲弭諸侯之兵以為名遂如晉如楚如齊告於秦皆許之乃約小國為會於宋屈建謂戌請晉楚之從

交相見戍復於趙孟曰晉楚齊秦匹也晉之不能於齊猶楚之不能於秦也楚君若能使秦君辱於敝邑寡君敢不固請於齊戍復於建建使驛謁諸王王曰釋齊秦他國請相見也於是晉趙武魯叔孫豹衛石惡鄭良霄許人曹人楚屈建蔡公孫歸生陳孔奐皆會于宋以藩爲軍晉楚各處其偏衛甯喜專獻公患之公孫免餘請殺之公曰微甯子不及此吾與之言矣事未可知祇成惡名止也對曰臣殺之君勿與知乃與公孫無地公孫

臣謀使攻甯氏弗克皆死公曰臣也無罪父子死余矣
免餘復攻甯氏殺甯喜及右宰穀尸諸朝公子鱄曰逐
我者出納我者死賞罰無章何以沮勸君失其信而國
無刑不亦難乎且鱄實使之遂出奔晉衛侯使止之不
可及河又使止之止使者而盟於河託於木門不鄉衛
國而坐木門大夫勸之仕不可曰仕而廢其事罪也從
之昭吾所以出也吾不可以立於人之朝矣終身不仕
諸侯之大夫將盟楚人衷甲伯州犁曰諸侯望信於楚

是以來服若不信是棄其所以服諸侯也固請釋甲屈建曰晉楚無信久矣苟得志焉焉用有信州犁告人曰令尹將死矣趙孟患之叔向曰何害也匹夫一為不信猶不可單斃其死若合諸侯之卿以為不信必不捷矣魯季孫使謂叔孫豹曰公命視邾滕既而齊人請邾宋人請滕皆不與盟豹曰邾滕人之私也我列國何故視之宋衛吾匹也及盟晉楚爭先晉人曰晉國為諸侯盟主未有先晉者也楚人曰子言晉楚匹也若晉常先是

楚弱也且晉楚主諸侯之盟也久矣豈專在晉叔向謂武曰諸侯歸晉之德只非歸其尸盟也昔成王盟諸侯於岐陽楚為荆蠻置茅絶設望表與鮮卑守燎故不與盟令將與狎主諸侯之盟惟有德也子務德無争先且諸侯盟小國必有尸盟者乃先楚宋向戌請賞公與之邑以示樂喜喜曰小國兵威之畏而後上下慈和安靖其國家無威則驕驕則亂生滅亡必矣天生五材民並用之廢一不可誰能去兵兵所以威不軌而昭文德也

聖人以興亂人以廢而求去之不亦誣乎以誣道蔽諸侯罪莫大焉縱無大討而又求賞無厭之甚也削而投之向氏欲攻司城戍止之曰我將亡矣夫子存我德莫大焉十月乙亥朔日有食之辰在申司歷過也再失閏矣齊崔杼生成及彊而寡娶棠姜生明姜之子棠無咎弟東郭偃相崔氏廢成而立明成請老于崔弗許彊怒告慶封封曰苟利夫子必去之難吾助女成彊逐二子杼怒見慶封封曰是何敢然使其屬盧蒲嫳攻殺成彊

棠姜縊遂滅崔氏嬖復命杼至則無歸矣乃縊崔明奔魯慶封當國經曰二十有七年春齊侯使慶封來聘夏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屈建蔡公孫歸生衛石惡陳孔奐鄭良霄許人曹人于宋衛殺其大夫甯喜甯喜既生弑君之罪矣不以討賊之詞何也初衛侯使與甯喜言苟反政由甯氏祭則寡人寧氏納之衛侯復國患甯喜之專也公孫免餘請殺喜尸諸廟子鮮曰逐我者出納我者死賞罰無章何以勸沮君失其信而國無刑不亦宜乎故稱國以殺而不去其官

衛侯之弟鱄出奔晉衛侯之入使鱄與甯喜納言既殺甯喜鱄病失言遂出奔晉託於木門不鄉衛國而生木門大夫勸之仕不可曰仕而廢其事罪也從之昭吾所以出也吾不可以

立人之朝矣終身不仕其稱弟罪衛侯也穀梁曰縛之去合乎春秋

秋七月辛巳豹及諸侯之大夫盟于宋

此一地也曷為再言宋書之重詞之複其中必有大美惡焉宋之盟自是中國諸侯南面而朝楚及申之會蠻夷之君纂弑之賊入合十有一國之衆而用齊桓召陵之禮宋世子佐以後至遂辭而不見代吳滅賴無敢違者聖人至是哀人倫之滅傷中國之衰而其事自宋之盟始也而或者乃以宋之盟中國不出蠻夷不入玉帛之使交乎天下以尊周室為晉趙武楚屈建之力而善此盟也其說誤矣

冬十有二月乙亥朔日有食之

皇王大紀卷五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皇王大紀卷五十五至五十八

詳校官編修臣范來宗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總校官原任中允臣王燕緒

校對官助教臣黄昌禔

謄録監生臣胡觀瀾

皇王大紀卷五十五

宋　胡宏　撰

三王紀

靈王

二十七年冬魯無氷衛人討甯氏之黨石惡奔晉衛人立其從子圃以守石氏之祀邾子朝于魯六月魯旱大雩魯仲孫羯如晉告將如楚也齊慶封好田而嗜酒與其子舍政則以其内遷于盧蒲嫳氏易内而飲酒數日

國遷朝焉使諸因莊公之難而亡者得反於是盧蒲癸王何反臣於舍有寵使執寢戈而先後之慶封田于萊嘗於太公之廟慶舍涖事癸自後刺舍何解其左肩而死齊侯懼鮑國曰羣臣為君故也陳須無以齊侯歸如內宮慶封歸遇告亂者伐西門不克伐北門克之入伐內宮弗克反陳于嶽請戰弗許遂出奔魯齊人讓之慶封奔吳吳王與之朱方聚其族焉而居富於其舊魯孟椒謂叔孫豹曰天殆富淫人慶封又富矣豹曰善人富

謂之賞淫人富謂之殃天其殃之也其將聚而殲旃有黒氣麗于天如日者五晉叔向來聘發幣於大夫及單靖公公享之叔向退而告其老曰昔史佚有言曰動莫如敬居莫若儉德莫若讓事莫若咨單子有四美子孫必蕃後世不忘九月宋公魯侯朝于楚王崩謚曰靈王子貴立楚王昭卒謚曰康子麇嗣王子圍為令尹齊人改葬莊公尸崔杼於市魯侯行及漢聞楚喪欲反叔仲帶曰我楚國之為豈為一人行也孟椒曰君子有遠慮

小人從邇饑寒之不恤誰遑恤其後不如姑歸也叔孫豹曰叔仲子專之矣孟子始學者也榮駕鵝曰遠圖者忠也魯侯遂行向戍曰我一人之為非為楚也饑寒之不恤誰能恤楚姑歸而息民待其立君而為之備宋公遂反經曰二十有八年春無氷夏衛石惡出奔晉邾子來朝秋八月大雩仲孫羯如晉冬齊慶封來奔十有一月公如楚十有二月甲寅天王崩乙未楚子昭卒

景王

元年冬十一月魯侯臨楚喪楚人曰必親襚魯人曰非禮也楚人强之巫先祓柩楚人悔之古者君臨臣喪以巫祝桃茢執戈惡之也所以異於生也喪有死之道焉先王之所難言也楚葬其君魯陳鄭許之君送至于西門之外諸侯之大夫皆至于墓魯侯還及方城季孫宿取卞使公冶問璽書追而與之曰聞守者將叛臣帥徒以討既得之矣敢告公冶致使而退及舍而後聞取卞公曰欲之而言叛祇見疏也吾不可以入乎對曰君實

有國誰敢違君公欲無入榮駕鵝賦式微乃歸公冶致邑終身不入季氏曰欺其君而使余莫靈王鄭上卿有事使印段往良霄曰弱不可公孫舍之曰與其莫往弱不猶愈乎遂使往衛侯薨謚曰獻公子惡嗣吳人伐越獲俘焉以為閽使守舟吳王觀舟閽以刀弑之弟夷末嗣晉侯杞出也故荀盈會諸國之大夫城杞鄭游吉曰甚乎其城杞也不恤宗周之闕而夏肄是屏其弃諸姬亦可知也諸姬是弃其誰歸之吉聞之棄同即異是謂

離德詩曰協比其鄰婚姻孔云晉不鄰矣其誰云之晉士鞅聘于魯拜城杞也魯侯享之展莊叔執幣射者三耦公臣不足取於家臣晉司馬侯如魯治杞田弗盡歸也悼夫人愠侯曰虞虢焦滑霍揚韓魏皆姬姓也晉是以大若非侵小將何所取武獻以下兼國多矣誰得治之杞夏餘也而即東夷魯周公之後也而睦於晉以杞封魯猶可而何有焉杞伯朝魯盟而歸吳王使公子札聘于諸侯至魯見叔孫豹說之曰子好善而不能擇人

為魯宗卿而不慎舉禍必及子至齊說晏嬰曰子速納邑與政乃免於難齊國之政將有所歸難未歇也至鄭見子産如舊相識曰鄭之執政侈難將至矣適衛說蘧瑗史鰌公子荆曰衛多君子未有患也自衛如晉將宿于戚聞鐘聲焉曰夫子獲罪於君以在此懼猶不足而何樂焉君又在殯而可以樂乎遂去之林父聞之終身不聽琴瑟至晉說趙武韓厥魏舒曰晉國其萃於三族乎將行謂叔向曰君侈而多良大夫皆富政將在家吾

子好直必思自免於難衛葬其君齊公孫蠆公孫竈放其大夫高止於北燕止好以事自為功且專故難及之止子豎以盧叛閭丘嬰帥師圍盧豎曰苟使高氏有後請致邑齊人立傒之曾孫酀良敬仲也豎致盧而出奔晉魯仲孫羯如晉經曰二十有九年春王正月公在楚

歲之首月公如他國者有矣此猶書公在楚者外為夷狄所制以佚其葬而不得歸內為强臣所逼欲擅其國而不敢入故特於歲首朝正之時而書曰公在楚使後世臣子戴天履地視君之危且困者必有天威不違顏咫尺食生見于羹墻之意而不以頃刻忘也此義一行豈敢有顧其身與妻子與其家而不恤國朋附權臣以

圖富貴而背其君者也

夏五月公至自楚庚午衛侯衎卒閽弑吳子餘祭穀梁子曰閽門者寺人也不稱名姓閽不得齊於人不稱其君閽不得君其君也禮君不使無恥不近刑人不狎敵不邇怨賤人非所貴也貴人非所刑也刑人非所近也舉至賤而加之吳子吳子近刑人也閽弑吳子餘祭仇之也左氏以為伐越獲俘焉以為閽使守舟吳子觀舟閽以刀弑之亦邇怨之失也

仲孫羯會晉荀盈齊高止宋華定衛世叔儀鄭公孫段曹人莒人滕人薛人小邾人城杞古之建國立家者必親九族然有父族而後及母族有母族而後及妻族此葛藟之詩所為戚也晉主夏盟令行中國平公不能修文襄悼公之業尊獎王室恤宗周之闕而夏肆是屏輕棄諸姬可謂知本乎平王惟不撫其民而遠屯戍於母家揚之水所以不得列于

雅也城杞之役亦不待貶絕而可見矣

晉侯使士鞅來聘杞子來盟吳子使札來聘札者吳之公子何以不稱公子辭國而生亂者札為之也故因其來聘而貶之示法按吳子壽夢有子四人長曰諸樊次曰餘祭次曰夷末札其季子也壽夢欲立以為嗣札辭然後立諸樊既除喪則致國于季子季子又辭而去之諸樊乃舍其子而立弟約以次傳必及季子故諸樊卒而餘祭立餘祭卒而夷末立夷末卒則季子宜受命以安社稷成父兄之志矣乃徇匹夫之介節辭位以逃夷末之子僚僚既立諸樊子光曰先君所以不與子國而與弟者凡為季子爾將從先君之命歟則季子宜有國也如不從先君之命則我宜立僚烏得為君於是使專諸刺僚而致國乎季子季子不受去延陵終身不入吳國故曰貶之示法焉或謂先聖賢夷齊季子辭位獨不為賢而奚貶乎曰叔齊之德不越伯夷孤竹捨長而立幼私意也諸樊兄弟父

子無及季札之賢也其父兄眷眷而欲立札公心也故季子辭立而生亂為春秋之所貶或曰世衰道微暴行交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季子於是焉而辭位則將使聞其風者貪夫廉爭夫讓而篡弑奪攘之禍損矣其於名教豈不有補何貶之深也曰春秋達節而不守者也昔太伯奔吳而不反季歷嗣位而不辭武王繼統受命作周亦不以配天之業讓伯邑考官天下也彼王僚無季歷之賢武王之聖而季子為太伯之讓豈至德乎使爭弑禍興覆師喪國其誰階之也若季子之辭位守節立名全身自牧則可矣槩諸聖王之道則過矣中庸曰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季子所謂賢且智過而不得中者也使由於季歷武王之義其肯附子臧之節而不受乎惜其擇乎中庸失時措之宜爾或曰吳子使札與楚子使椒秦伯使術一例爾吳楚蠻夷之國秦介戎狄之間其禮未同於中夏故使人之來皆畧之而札何以獨為貶乎曰春秋多變例聖筆有特書荊

楚無大夫而屈完書族王朝下士以人通而子突書字諸侯公子以名著而季友書子母弟之無列者不登其姓名而叔肸書氏皆賢而特書者也若仲尼亦賢季札必依此例或以字或以氏以公子特書之矣今乃畧以名紀比于楚椒秦術之流無異稱焉是知仲尼不以其讓國為賢而貶之也噫世之君子盛稱季札之賢於讓國之際以為禮之大節不可亂也公子欣時春秋猶賢其後世於季札何獨貶之深也曰仲尼於季子望之深矣責之備矣惟與天地同德而達乎時中然後能與於此

秋九月葬衛獻公齊高止出奔北燕仲孫羯如晉

二年甲戌冬楚王遣使聘于諸侯薳罷至魯公子圍至晉晉趙武子鞅鳴玉以相晉侯曰白珩楚之寶也圍應

曰楚有觀父者能作訓辭以令於諸侯有左史倚相者朝夕獻善敗於寡君使無忘先王之業有藪曰雲連徒洲金木竹箭之所生皮革羽毛之所出以備軍賦是則楚之寶矣鞅有慙色蔡侯為世子般娶于楚通焉春二月般弒之謚曰景侯而自立三月宋火災近伯姬之室左右曰夫人避火乎伯姬曰婦人之義傅姆不在宵不下堂遂逮乎火而死初靈王之弟儋季卒其子括將見單公子愆期為王御士過諸廷聞其嘆而言曰嗚呼必

有此夫入以告王且曰必殺之不慼而顧大視蹀而足高心在他矣不殺必害王曰童子何知及靈王崩儋括欲立王子佞夫佞夫不知儋括圍蔿逐成愆尹言多劉毅單蔑甘過鞏成殺佞夫括瑕廖奔晉魯叔弓如宋葬伯姬鄭良霄侈而愎駟黑好在人上莫能相下也良霄嗜酒為窟室而夜飲擊鐘焉朝至未已朝者曰公焉在其人曰公在壑谷皆自朝布路而罷黑伐而焚之良霄奔雍梁醒而後知之遂奔許鄭伯及其大夫盟于大宫

盟國人于師之梁良霄聞之怒晨自墓門之瀆入介于襄庫以伐舊北門駟帶帥國人伐之皆召子產子產曰兄弟而及此吾從天所與良霄死于羊肆子產禭之斂而殯諸其臣之在市側者蔡葬其君楚令尹公子圍殺大司馬蔿掩而取其室申無宇曰善人國之主也司馬令尹之偏而王之四體也絶民之主去身之偏艾王之體不祥大焉必不免矣衛侯在楚北宮文子見圍之威儀言於衛侯曰令尹其將不免衛侯曰子何以知之對

曰詩云敬慎威儀惟民之則君有君之威儀臣有臣之威儀是以上下能相固也令尹似君有他志矣民無則焉雖獲其志不可以終晉趙武齊公孫蠆宋向戌魯叔孫豹衛北宫佗鄭罕虎及小邾之大夫為宋災故㑹于澶淵以謀歸宋財鄭罕虎授子産政辭曰國小而偪族大寵多不可為也虎曰虎帥以聽誰敢犯子子善相之國無小小能事大國乃寛子産為政使都鄙有章上下有服田有封洫廬井有伍擇能而使之誅亂政大夫史

何馮簡子能斷大事游吉美秀而文公孫揮能知四國之為而又善為詞令裨諶能謀謀於野則獲有諸侯之事子產必謀於諶問於揮斷於馮簡子乃授游吉使行之以應對賔客是以鮮有敗事罕虎欲使尹何為邑子產曰子於鄭國棟也棟折榱崩僑將厭焉敢不盡言人之愛人求利之也今吾子愛人則以政猶未能操刀而使割也傷之而已其誰敢求愛於子子有美錦不使人學製焉大官大邑身之所庇也而使學者製焉其可乎

僑聞學而後入政未聞以政學也罕虎以為忠故委政焉子産是以能為鄭國鄭人游于鄉校以議執政之善否鬷蔑曰毁鄉校如何子産曰其所善者吾則行之其所惡者吾則改之是吾師也若何毁之我聞忠善以損怨不聞作威以防怨經曰三十年春王正月楚子使薳罷來聘夏四月蔡世子般弑其君固五月甲午宋災宋伯姬卒婦人以貞為行者也伯姬之婦道盡矣易曰恒其德貞婦人吉夫子亟而或以為伯姬女而不婦非也世衰道微暴行交作女德不貞婦道不明能全其節守死不回見於春秋者宋伯姬爾聖人書葬宋共

姬以著其賢行勵天下之婦道也天王殺其弟佞夫王子瑕奔晉秋七月叔弓如宋葬宋共姬鄭良霄出奔許自許入于鄭鄭人殺良霄自許襲鄭以伐公門弗勝死于羊肆不言復入者其位未絶也若宋魚石若晉欒盈去國三年其稱復入位已絶矣不言叛者將以滅國非直叛也若華亥之入南里宋辰之入蕭其書叛者皆據土背君以自保未有滅國之謀也不言殺其大夫者非其大夫矣討賊之詞也冬十月葬蔡景公晉人齊人宋人衛人鄭人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會于澶淵宋災故春秋大法君弑而賊不討則不書葬況世子之於君父乎蔡景公何以獨書葬遍刺天下之諸侯也葬送之禮在春秋視人情之疏密而為之者也有嘗同盟卒而

不赴者有雖同姓赴而不會者則以哀死而致襚為輕弔生而歸賻為重必矣今蔡世子般弒其君藏在諸侯之策而往會其葬是悖義情禮之篤於世子般不以為賊而討之也人之所以異於禽獸中國之貴于夷狄者以其有父子之親君臣之義爾世子弒君是夷狄禽獸之不若也而不知討豈不廢人倫滅天理乎聖人深痛其所為遍刺天下之諸侯也何以知聖人罪諸侯之意如此乎以下文書會于澶淵宋災故而貶其大夫則知之矣二百四十二年之間列會亦衆而未有書其所為者此獨言所為何遍刺天下之大夫也大夫以智帥人者也智者無不知當務之為急不能三年之喪而緦小功之察放飯流歠而問無齒決是之謂不知務蔡世子般弒其君天下之大變人理所不容也則會其葬而不討宋國有災小事也則合十二國之大夫更宋之所喪而歸其財則可謂不知務矣三綱國政之本至於淪絶無父與君是禽獸也禽獸偪人雖得天下弗能一朝處

矣世子弒君三綱淪絶禽獸偪人則與之同羣而不恤有國者不戒于火自亡其財苟其來告弔之可也則合十二國之大夫駐於澶淵而謀更其所喪曷為知類也

三年魯侯作楚宮叔孫豹曰泰誓曰民之所欲天必從之君欲楚也夫故作其宮若不復適楚必死是宮也夏四月薨於楚宮謚曰襄公立胡女敬歸之子子野次于季氏秋七月毀而卒鄭伯如晉子產相晉侯以魯喪故未之見也子產使盡壞其館之垣而納車馬焉晉士匄讓之子產對曰文公之為盟主也宮室卑庳以崇大諸

侯之館有司各贍其事百官展其物公不留賓亦無廢事無寧菑患今銅鞮之宫數里而諸侯舍於隷人門不容車盜賊公行天癘不戒若又勿壞是無所藏幣以重罪也雖君之有魯喪亦敝邑之憂也若獲薦幣修垣而行君之惠也敢憚勤勞句復命趙武曰是吾罪也乃見鄭伯而築諸侯之館魯仲孫羯卒魯人立敬歸弟齊歸之子裯叔孫豹曰世子死有母弟則立之無則立長年鈞擇賢義鈞則卜古之道也非適嗣何必娣之子且是

人也居喪不哀在慼而有嘉容是謂不度不度之人鮮不為患若果立之必為季氏憂季孫宿卒立之比及葬三易衰衰衽如故衰於是裯生十九年矣猶有童心君子是以知其不能終也魯葬其君滕侯會葬莒子娶于齊生去疾娶于吳生展輿既立展輿又廢之莒子虐國人患之展輿因國人攻莒子弒之乃立去疾奔齊經曰三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夏六月辛巳公薨于楚宮秋九月癸巳子野卒子般子赤弒而書卒子野過毀亦書卒何以别乎曰閔公内無所承不書即位

則子般之弑可知下書夫人姜氏歸于齊上書公子遂叔孫得臣如齊赤之卒也隱而不日則子赤之弑可知與子野異矣子野有命立昭公故穆叔雖不欲而不能止也己亥仲孫羯卒冬十月滕子來會葬癸酉葬我君襄公十有一月莒人弑其君密州左氏稱莒子生去疾及展輿既立展輿又廢之莒子虐國人患焉展輿因國人以攻莒子弑之乃立信斯言則子弑其父也而春秋有不書乎故趙匡謂其文當曰展輿因國人之攻莒子弑之乃立而後來傳寫誤為以字爾

四年冬曾侯禂之元年楚令尹圍聘于鄭且娶于豐氏將以衆逆子産使公孫揮辭之請墠聽命圍使對曰若

野賜之是委君貺于草莽也揮曰小國無罪恃實其罪將恃大國之安靖已而無乃包藏禍心以圖之小國失恃而懲諸侯使莫不憾者距違君命而有所壅塞不行是懼不然敝邑館人之屬也其敢愛豐氏之祧乃請垂櫜而入鄭人許之入逆而出遂與趙武會諸侯之大夫於虢祁午謂武曰令尹之不信諸侯所聞也子弗戒懼又如宋楚重得志晉之恥也子相晉國以為盟主於今十年矣而終之以恥午也是懼吾子其不可以不戒文

子曰武受賜矣武將信以爲本循而行之吾聞之能信不爲人下吾不能是難楚不爲患季武子伐莒瀆齊盟請戮其使樂桓子相趙文子欲求貨於叔孫而爲之請使請帶焉弗與梁其踁曰貨以藩身子何愛焉叔孫曰我以貨免魯必受師雖怨季孫魯國何罪叔出季處有自來矣吾又誰怨然鮒也賄弗與不已召使者裂裳帛而與之曰帶其褊矣趙孟聞之曰臨患不忘國忠也思難不越官信也圖國忘死貞也謀主三者義也有是四

者又可戮乎乃請諸楚曰魯雖有罪其執事不辟難免之以勸左右楚人許之叔孫既歸曾夭御季孫以勞之旦及日中不出曾夭謂曾阜曰旦及日中吾知罪矣魯以相忍為國也忍其外不忍其內焉用之阜謂叔孫曰可以出矣叔孫指楹曰雖惡是其可去乎乃出見之秦后子鍼有寵於桓如二君於景其母曰弗去懼選遂適晉其車千乘司馬侯問焉曰子之車盡於此而已乎對曰此之謂多矣若能少此吾何以得見司馬侯以告公

曰秦公子必歸臣聞君子能知其過必有令圖令圖天所贊也見趙孟趙孟曰吾子曷歸對曰鍼懼選於寡君是以在此將待嗣君趙孟曰秦君何如對曰無道趙孟曰亡乎對曰何為一世無道國未艾也不數世淫弗能斃也趙孟曰天乎對曰有焉趙孟曰其幾何對曰國無道而年穀和熟天贊之也鮮不五稔趙孟視蔭曰朝夕不相及誰能待五鍼出而告人曰趙孟將死矣主民翫歲而愒日其與幾何晉中行穆子敗無終及羣狄于太

原崇卒也將戰魏舒曰彼徒我車所遇又阨請皆卒自我始乃毀車以為行荀吳之嬖人不肯即卒斬以徇為五陳以相離翟人笑之未陳而薄之大敗之莒展輿立而奪羣公子秩公子召去疾于齊展輿奔吳叔弓帥師疆鄆田因莒亂也楚公子圍使公子黑肱伯州犁城犨櫟郟鄭人懼子產曰不害令尹將行大事而先除二子也禍不及鄭何患焉冬楚公子圍至入問王疾縊而弒之殺其二子右尹王子比以車五乘出奔晉宮廏尹黑

肱出奔鄭殺太宰伯州犂于郟葬王于郟謂之郟敖圍
自立更名虔以薳罷為令尹薳啟疆為太宰使赴于鄭
伍舉問應為後之辭焉對曰寡大夫圍舉更之曰共王
之子圍為長晉侯有疾鄭子産聘且問叔向曰卜人曰
實沈臺駘為祟敢問此何神也子産曰實沈參神也臺
駘汾神也抑此二者不及君身若君身則亦出入飲食
哀樂之事也僑聞之君子有四時朝以聽政晝以訪問
夕以修令夜以安身於是乎節宣其氣勿使有所壅閉

湫底以露其體茲心不爽而昏亂百度今無乃壹之則生疾矣叔向曰善

論曰醫卜祝史技數也然切於人身而人理之所不能不用者也先王之世醫卜祝史世守其事而身屬於官醫以十全為上過誤而殺人者有誅有大事則訊之卜有疑事則決之卜而吉凶軍賓嘉凡有告於鬼神之事必祝史宣其意然後主事者得全其精以與神明交矣今世則

不然散於民間取人者無罪驕人者無禁殺人
者無誅而妙達陰陽之奧有十全之功者官亦
莫之旌用也國有大事事有大疑內不反復謀
諸心外不謀之於士庶精不謀之於龜筮而卜
道以亡噫五禮之不得其理也久矣君子漫不
知其義祝史豈能知其數哉故民間惟有疾病
則卜而卜者率皆誑言其鬼其神怨怒以恐惑
之如晉卜人之言因為之祀祭以圖衣食而已

民寧破産求鬼而不求醫至有敬事荒夷之神驅除其祖考而不薦者豈不傷人情逆天理乎是故君天下欲仁其民者雖醫卜祝史之流亦必如先王之世然後大化可行也

秦伯使醫和視晉侯疾曰疾不可為也是謂近女室疾如蠱良臣將死天命不祐公曰女不可近乎對曰節之先王之樂所以節百事也故有五節遲速本末以相及中聲以降五降之後不容彈矣於是有煩手淫聲慆堙

心耳乃忘平和君子弗聽也物亦如之陰陽風雨晦明是天之六氣也為時為節過則為菑為五味為聲色淫則生寒熱末腹惑心之疾女陽物而晦時淫則生内熱惑蠱之疾君今不節不時能無及此乎出告趙武曰和聞國之大臣榮其寵禄任其大節有菑禍興而無改焉必受其咎今君至于淫以生疾將不能圖恤社稷禍孰大焉主不能禦吾是以云良臣將死也趙孟曰良醫也禮而歸之晉將食楚比秦鍼皆百人之餼趙武曰秦公

子富叔向曰底禄以德德鈞以年年同以尊公子以國不聞以富秦楚匹也使鍼與比齒十二月晉趙武卒是為文子叔向曰文子舉事於白屋者四十六人公家頼之文子死而弔皆就賓位是其無私德也經曰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公子圍齊國弱宋向戌衛石惡陳公子招蔡公孫歸生鄭罕虎許人曹人于虢此陳侯之弟招也何以不稱弟諸侯之尊弟兄不得以屬通曰公子者其本當稱者也曰弟者因事而獨稱之也所以然者諸侯非始封之君則臣諸父昆弟族人不得以屬戚于君也會于虢尋宋之盟而經何

以不書圍請讀舊書加于牲上雖若楚重得志晉少懦矣然春秋不貴修盟晉人以信為本故每書必先趙武

三月取鄆不曰伐莒取鄆者乘莒亂而取邑故不悉書為内諱也

夏秦伯之弟鍼出奔晉書此見人君寵愛其子不差以禮是禍之也書曰弟者罪秦伯也夫后子出奔其父禍之而罪秦伯何也春秋以鈞愛望人父以能友責人兄父母有愛妾猶沒身敬之不衰況兄弟乎兄弟翕而後父母順矣故不曰公子而特稱秦伯之弟云

六月丁巳邾子華卒晉荀吳帥師敗狄于大鹵按六月宣王北伐之詩其詞曰薄伐玁狁至于太原而詩人美之者謂不窮追遠討及封境而止也然則太原在禹服之内而狄人來侵據斥宜矣其過在毀車崇卒以詐誘狄人而敗之非王者之師耳使後世車戰法亡崇尚步卒爭以變詐相高日趨苟簡皆此等啟之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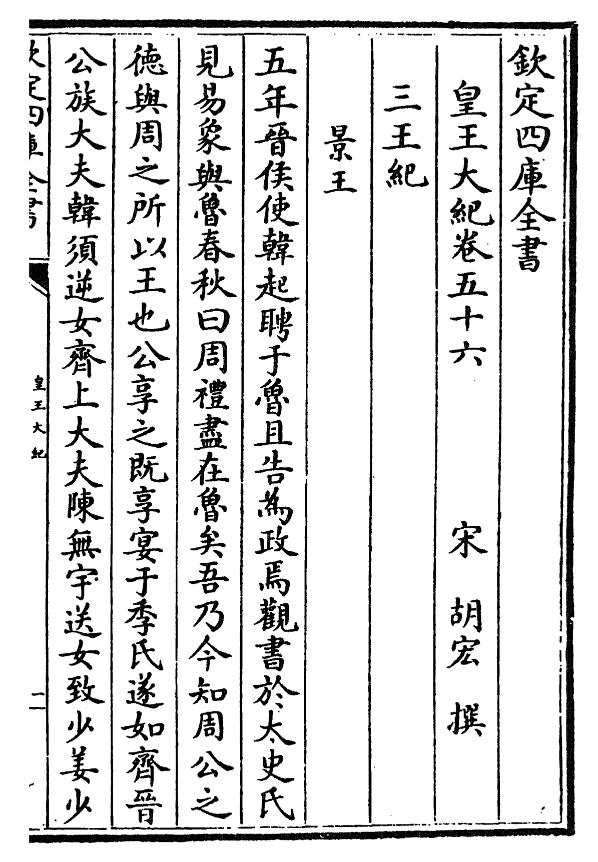
秋莒去疾自齊入

于莒國無二君也展輿乃莒子而去疾曷為又以國氏乎程氏曰去疾假齊之力以入莒討展輿之罪正也其以國氏與去疾之討有罪也比莒之公子曷為不稱公子自謂先公之子可以有國不疑遂立乎其位而無所稟也其書入者難詞也莒展輿出奔吳展輿莒子也曷為不稱爵為弒君者所立既立乎其位而不能討賊則是與聞乎故也斯不可以有國矣不可以有國則曷為以國氏程氏曰罪諸侯與其立也虢之會展輿無列何以見諸侯之與其立乎莒雖以亂未能預會然魯取鄆而在會者欲執叔孫則知諸侯之與其立矣亦以國氏惡崇亂也叔弓帥師疆鄆田葬邾悼公冬十有一月己酉楚子麇卒郟敖實弒而書卒何與令尹圍弒君以立中國力所不加而莫能致討則亦已矣至大合諸侯于申與會者凡十有三國其臣衆六王二公之事其君用齊桓召陵之禮而宋向戌

鄭子産皆諸侯之良也而皆有獻焉不亦傷乎若革其僞赴而正以弑君將恐天下後世以簒弑之賊非獨不必致討又可從之以主會盟而無恥矣聖人至此憫之甚懼之甚憫之甚者憫中國之衰微而不能振也懼之甚者懼人欲之横流而不能遏也是故察微顯權輕重而畧其簒弑以扶人國制人欲存天理其立義微矣

楚公子比出奔晉

皇王大紀卷五十五



皇王大紀卷五十六

宋　胡宏　撰

三王紀

景王

五年晉侯使韓起聘于魯且告為政焉觀書於太史氏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也公享之既享宴于季氏遂如齊晉公族大夫韓須逆女齊上大夫陳無宇送女致少姜少

姜有寵晉侯謂之少齊謂無宇非卿執諸中都少姜曰送從逆班畏大國也猶有所易是以亂作魯叔弓聘于晉鄭駟黑欲去游氏而代其位傷疾作而不果其族與諸大夫欲殺之子產在鄙乘遽而至使吏數之曰良霄之亂以大國之事而未爾討也爾有亂心無厭國不女堪專伐良霄而罪一也昆弟爭室而罪二也薰隧之盟女矯君位而罪三也有死罪三何以堪之不速死司寇將至縊而尸諸周氏之衢加木焉晉少姜卒魯侯如晉

及河晉侯使伯瑕來辭曰非伉儷也請君無辱公還季孫宿遂致服焉叔向言陳無宇之無罪也晉侯歸之晉侯怠於政事叔向憂曰肸聞公室將卑其宗族枝葉先落則公從之肸之宗十一族惟羊舌氏在而已戎馬不駕卿無軍行公乘無人列卒無長庶民罷敝而宮室滋侈道殣相望而女富溢尤民聞公命如逃寇讎欒郤胥原狐續慶伯降在皁隸政在家門民無所依君日不悛以樂慆憂公室之卑其何日之有陳無宇有寵於齊侯

晏嬰曰齊其為陳氏乎公棄其民而歸于陳氏齊舊四量豆區釜鍾四升為豆各自其四以登於釜釜十為鍾陳氏三量皆登一焉鍾乃大矣以家量貸而以公量收之山木如市弗加於山魚鹽蜃蛤弗加於海民參其力二入於公而衣食其一公聚朽蠹而三老凍餒國之諸市屨賤踊貴民人痛疾而或燠休之其愛之如父母而歸之如流水箕伯直柄虞遂伯戲其相胡公大姬已在齊矣經曰二年春晉侯使韓起來聘夏叔弓如晉秋鄭

殺其大夫公孫黑黑則有罪而鄭人初畏其强不之討也因其疾而幸勝之則亦云殆矣故稱國以殺累乎上矣冬公如晉至河乃復季孫宿如晉舉動人君之大節賢哲量之以行藏其道奸邪窺之以作止其惡四鄰視之以厚薄其情故有國者必謹於禮而後動此守身之本保國之基也禮雖自卑而尊人亦不妄悅人以自辱昭公既不能據經守正失禮而妄動又不能從權適變無故而輕復經書公如晉至河乃復季孫宿如晉而昭公失國之因季氏逐君之漸晉人下比之迹不待貶絶而皆見矣

六年冬滕侯甍子寧嗣滕葬其君魯叔弓如滕孟椒為介及郊為椒叔父之忌不入椒曰政也不可以已私不

將公事遂入小邾子朝于魯季孫欲畀之穆叔曰是逆羣好也不可其如舊而加敬焉志曰能敬無災宿從之魯旱大雩北燕伯款多嬖寵欲去諸大夫而立其寵人燕大夫比以殺公之外嬖燕伯懼奔齊燕人立悼公經曰三年春王正月丁未滕子原卒夏叔弓如滕五月葬滕成公秋小邾子來朝八月大雩冬大雨雹北燕伯款出奔齊罪之也君雖不君臣不可以不臣燕伯欲去諸大夫固不君矣而大夫相與比以殺其外嬖是威脅其主而出之矣與鬻拳之以兵諫無異而獨罪燕伯何哉大夫國君之陪貳以公心選之而不可私也以

誠意委之而不可疑也以隆禮待之而不可輕也以直道馭之而不可辱也否則是忽其陪貳以自危此有國之大戒也春秋凡見逐於臣者皆以自奔為文正其本之意也而垂戒遠矣

七年冬十一月魯大雨雹季孫宿問於申豐曰雹可禦乎對曰聖人在上無雹古者日在北陸而藏冰西陸朝覿而出之其藏之也周其用之也徧則冬無愆陽夏無伏陰春無淒風秋無苦雨雷出不震無菑霜雹癘疾不降民不夭札今藏川池之冰棄而不用風不越而殺雷不發而震雹之為菑誰能禦之楚王卜曰余尚得天下

不吉投龜詬天而呼曰是區區者而不余畀余必自取之乃使椒舉如晉求諸侯曰日君有惠賜盟于宋曰晉楚之從交相見也君若苟無四方之虞則願假寵以請於諸侯晉侯欲勿許司馬侯曰君其許之晉侯曰晉國險而多馬齊楚多難吾何向而不濟對曰四嶽三塗陽城大室荆山中南九州之險也是不一姓冀之北土馬之所生無興國焉自古或多難以固其國啟其疆土或無難以喪其國失其守宇若何虞難楚王方侈君其許

之而修德以待其歸乃許楚使舉遂請昏晉侯亦許之楚王問於子産曰晉其許我諸侯乎對曰晉君少安不在諸侯其大夫多求莫匡其君在宋之盟又曰如一若不許君將焉用之王曰諸侯其來乎對曰必來曹畏宋邾畏魯魯衛偪於齊而親於晉惟是不來其餘君之所及也諸侯會楚王于申椒舉曰諸侯無歸禮以爲歸始得諸侯其慎禮矣楚王遂以諸侯滅賴遷於鄢王欲遷許於賴使鬬韋龜與公子棄疾城之而還申無宇曰禍

在此矣召諸侯而來伐國而克城竟莫校王心不違民其居乎莒子不撫鄫鄫叛歸于魯鄭子産作丘賦國人謗之渾罕以告子産曰苟利社稷死生以之吾聞為善者不改其度故能有濟也民不可逞度不可改詩曰禮義不愆何恤於人言渾罕曰作法於涼其獘猶貪作法於貪獘將若之何吳伐楚入棘櫟麻魯叔孫豹之豎牛譖孟丙殺之譖仲任逐之豹疾病欲食不得餓而死是為穆子仲壬歸牛又譖於季孫殺之而立婼婼即位朝

其家衆曰牛禍叔孫氏使亂大從殺適立庶罪莫大焉必速殺之牛懼奔齊孟仲之子殺之孔子曰叔孫昭子之不勞不可能也周任有言曰為政者不賞私勞不罰私怨詩云有覺德行四國順之經曰四年春王正月大雨雹陰陽之氣和而散則為霜雪雨露不和而散則為戾氣曀霾雹戾氣也陰脅陽臣侵君之象當是時季孫宿襲位世御將數中軍專執兵權以弱公室故數月之間再有大變意者昭公遇災而懼以禮為國行其政令無失其民雹之災也庶可禦也不然雖得藏冰之道合於豳風七月之詩其將能乎夏楚子蔡侯陳侯鄭伯許男徐子滕子頓子胡子沈子小邾子宋

世子佐淮夷會于申　申之會楚子為主而不殊淮夷是會之諸侯皆狄也其意也何楚虔

弑麇以立而求諸侯於晉晉人許之中國從之至使窮凶極惡師潰訾梁身竄棘里而縊於申亥人不致討而天自討之是責命于天而以人事為無益而弗為也而可乎弑君之賊在春秋時有臣子討之有四鄰討之臣子不能討之于內四鄰不能討之於外有與之會以定其位有受其賂以免於討然至此極矣則未有不以為賊而又推為盟主相與朝事之以順其所為而不敢忤者也故申之會不殊淮夷者以在會諸侯皆為夷狄之行皆王法所當討而不使夏變於夷之意也或曰晉叔向鄭子產宋向戌皆諸侯之良也謀其國至變於夷而不校何哉聖人以天自處賢者聽天所命春秋之法以人合天不任於天以義立命不委於命而宇宙在其手者也故楚麇書卒不革其偽赴於前諸侯會申與淮夷累數於後此以恕待人而責備賢者之意其垂訓之義

大夫楚人執徐子秋七月楚子蔡侯陳侯許男頓子胡子沈子淮夷伐吳執齊慶封殺之遂滅賴九月取鄫冬十有二月乙卯叔孫豹卒

八年冬魯舍中軍四分公室季氏擇二二子各一皆盡征之而貢於公楚王以屈申為貳於吳殺之魯侯朝于晉自郊勞至于贈賄無失禮晉侯謂司馬侯曰魯侯不亦善於禮乎對曰是儀也不可謂禮禮所以守其國行其政令無失其民者也今政令在家不能取也有子家

羈弗能用也奸大國之盟陵虐小國利人之難不知其私公室四分民食於他思莫在公不圖其終為國君難將及身不恤其所禮之本末將於此乎在而屑屑焉習儀以亟言善於禮不亦遠乎楚令尹逆后于晉晉韓起叔向送女楚王曰晉讐敵也吾將以起為閽以肸為司宮足以辱晉矣薳啓彊曰昔者聖王朝聘有珪享頫有璋小有述職大有巡功設机而不倚爵盈而不飲宴有好貨飧有陪鼎入有郊勞出有贈賄務行禮焉失是道

則禍亂興且恥匹夫不可以無備自鄢以來晉不失備楚不能報而求親焉今將以親易怨實無禮以速寇而未有其備使羣臣往遺之禽以逞君心何不可之有王乃厚禮而歸之莒牟夷以牟婁防茲奔魯莒人愬于晉晉侯欲止魯侯范鞅曰不可人朝而執之誘也討不以師而誘以成之惰也請歸之間而以師討焉九月莒人伐魯師于蚡泉不設備魯叔弓敗之秦伯薨子某嗣楚王以諸侯伐吳不設備吳人敗之鵲岸楚王乘驛赴之

濟於羅汭吴王使其弟蹶由犒師楚王執之進及汝清吴不可入而還楚王懼吴使沈尹射待命于巢薳啓彊待命于雩婁秦公子鍼歸經曰五年春王正月舍中軍

公室益卑而魯國之兵權悉歸于季氏矣兵權有國之司命三綱兵政之本原書其作舍而公孫于齊薨于乾侯定公無正必至之理也已則不臣三綱淪胥南遺叛陽虎專季斯因而三桓之子孫微矣亦能免乎

楚殺其大夫屈申公如晉夏莒牟夷以牟婁及防茲來奔

邾莒之大夫名姓不登於史冊微也牟夷莒大夫曷為以姓氏通重地也以地叛雖賤必書地以名其人終為不義邾可滅矣其書來奔是接我以利而我入其利而識之也為國以義不以利如以利則上下交征而國必

危矣為已以義不以利如以利則患得患失亦無所不至矣春秋於三叛人雖賤特書其名以懲不義懼淫人為後戒也邑而言及者公羊所謂不以私邑累公邑是也秋七月公至自晉戊辰叔弓帥師敗莒師于蚡泉秦伯卒冬楚子蔡侯陳侯許男頓子沈子徐人越人伐吳越始見經而與徐皆得稱人何也吳以朱方處齊慶封而富於其舊崇惡也楚圍朱方執齊慶封殺之討罪也吳不顧義入棘櫟麻以報朱方之役狄道也楚於是以諸侯伐吳則比吳為善而師亦有名其從之者進而稱人可也吳大伯之後也楚祝融之後也徐伯益之後也越大禹之後也其上世皆為元德顯功通于周室與中國冠帶之君無以異王非諸侯所當稱也故春秋比諸夷狄雖然猶不欲絕其類是以上不使與中國等下不使與夷狄均推之可遠引之可來此聖人慎絕人亦春秋

之意也

九年冬杞伯凫弟有釐嗣魯季孫宿如晉拜不討受牟夷之田也晉侯待之禮有加焉宋寺人栁有寵世子佐惡之華合比曰我殺之栁聞之乃坎用牲埋書而告公曰合比將納華臣之族既盟於北郭矣公使視之有焉遂逐合比於是華亥欲代右師乃與栁比從為之徵曰聞之久矣公使代之魯旱大雩徐儀楚聘于楚楚王執之逃歸懼其叛也使薳洩伐徐吳人救之令尹薳罷帥

師伐吳師於豫章吳人敗其師於房鍾獲宫廏尹罷歸罪於洩而殺之㑹叔弓聘于楚齊侯如晉請伐北燕納北燕伯款晉侯許之晏嬰曰燕有君矣民不貳吾君賄左右諂諛作大事不以信未嘗可也鄭鑄刑書叔向詒子産書曰昔夏有亂政而作禹刑商有亂政而作湯刑周有亂政而作九刑今吾子相鄭不能臨之以敬誨之以忠閑之以義行之以禮而制參辟鑄刑書民將弃禮而徵於書錐刀之末將盡爭之亂獄滋豐賄賂並行終

子之世鄭其敗乎於聞之國將亡必多制其此之謂乎

子產報曰僑不才不能及子孫吾以救世也既不承命

敢忘大惠楚公子棄疾如晉過鄭伯如見王禁芻牧不

樵樹不采蓺鄭人皆知其將為王也初楚人弗逆韓起

晉侯將如之叔向曰楚辟我衷從我而已焉用效人之

辟無寧以善為則而則人之辟乎晉侯從之經曰六年

春正月杞伯益姑卒葬秦景公夏季孫宿如晉葬杞文

公宋華合比出奔衛宋公寵信閹寺殺世適痤而父子之恩絶逐華合比而君臣之義睽

刑人之能敗國亡家亦可畏矣猶有任趙高以亡秦信恭顯十常侍以亡漢寵王守澄田令孜以亡唐而不知鑒覆車之轍者不亦愚夫凡此類直書而義自見矣秋九月大雩楚遂罷師師伐吳冬叔弓如楚齊侯伐北燕

十年齊侯將伐北燕求成于魯魯侯許之齊侯伐北燕次于虢燕人行成曰敝邑知罪敢不聽命先君之敝器請以謝罪齊侯許之盟于濡上取燕姬瑤甕玉櫝斝耳而還楚王為章華之宮納亡人以實之芋尹無宇之閽入焉無宇執之有司執無宇謁諸王王將飲酒無宇辭

曰天子經略諸侯正封天有十日人有十等下所以事上上所以共神也周文王之法曰有亡荒閲所以得天下也吾先君文王作僕區之法曰盗所隱器與盗同罪所以封汝也逃而舍之是無陪臺也王事無乃闕乎王赦之曰取而臣以往章華臺成王與伍舉升焉曰臺美夫對曰先君莊王為匏居之臺高不過望國氛大不過容宴豆先君以是除亂克敵而無惡於諸侯今此臺也民罷而財盡未知其為美也楚王願與諸侯落之使遠

啟疆召魯侯曰昔先君成公命我先大夫嬰齊曰吾不忘先君之好將使衡父照臨楚國鎮撫其社稷嬰齊受命于蜀奉承以來弗敢失隕而嘉惠未至今君若步玉趾辱見寡君寵靈楚國以信蜀之役致君之嘉惠是寡君既受貺矣何蜀之敢望魯侯遂如楚夏六月甲辰朔日有食之晉侯問於伯瑕曰誰當之對曰去衛地如魯地二國惡之公曰詩云彼日而食于何不臧者何也對曰國無政不用善則自取謫于日月之災故政不可不

慎也務三而已一曰擇人二曰因民三曰從時衛侯襄夫人姜氏無子嬖人婤始生孟縶及元孟縶之足不良弱行孔烝鉏奉元為嗣晉大夫言於范鞅曰衛事晉為睦晉庇其賊人而取其地故諸侯貳今又不禮於其孫衛必叛我是絶諸侯也鞅說如衛弔反戚田焉魯季孫宿卒是為武子孫意如代為政晉侯謂伯瑕曰信矣可常乎對曰不可六物不同民心不一胡可常也公曰何謂六物對曰歲時日月星辰也公曰何謂辰對曰日月

之會是謂辰故以配日經曰七年春王正月暨齊平我所欲曰及不得已曰暨當時昭公結昏強吳外附荊楚其與齊平無汲汲之意乃齊求於魯而許之平也故曰暨至定公八年魯再侵齊結大國之怨見復必矣其與齊平非不得已乃魯求於齊而欲其平也故曰及平者聖人之所貴然或以賄賂而結平或以臣下而擅平或以附夷狄而得平或以侵犯大國而急於平則皆罪也故其事而概重見矣三月公如楚叔孫舍如齊涖盟夏四月甲辰朔日有食之秋八月戊辰衛侯惡卒九月公至自楚冬十有一月癸未季孫宿卒十有二月癸亥葬衛襄公十一年冬陳侯元妃鄭姬生悼世子偃師二妃生留下

妃生勝二妃嬖留有寵公屬諸弟司徒招與公子過公有廢疾招殺偃師而立留春二月陳侯縊晉築虒祁之宫民力彫盡怨讟並作魯叔弓如晉鄭伯如晉賀宫成也史趙曰甚哉其相蒙也可弔也而又賀之陳人使干徵師赴于楚且告有立君公子勝愬之楚人殺干徵師留奔鄭魯大蒐于紅自根牟至于商衛革車千乘陳公子招歸罪于過而殺之魯大雩楚公子弃疾帥師奉偃師之子吳圍陳曰將定而國陳人聽命遂縣陳使楚穿

封戌為公放招于越殺孔奐魯孔丘字仲尼為兒時雖嬉戲必陳俎豆設禮容及長慱學洽聞强記無所不通仲孫貜見之曰孔丘正考父之後也臧孫紇有言曰聖人有明德者若不當世其後必有達人今其將在孔丘乎乃屬其二子說與何忌使學禮焉自是名聞日昭學者推尊焉是年娶于宋亓官氏明年生子魯君適賜之鯉因以為名居處窮約甞為委吏曰會計當而已矣為乘田曰牛羊茁壯長而已矣經曰八年春陳侯之弟招

殺陳世子偃師此公子招特以弟稱者著招馮寵稔惡而陳侯失親親之道也招以公子為師

徒乃貴戚之卿親則介弟尊則叔父號令廢立自已而出莫敢干之者也不能援立嫡冢安靜國家而逢君之

惡戕殺偃師以致大戾宗社覆沒罪固大矣陳侯信愛其弟何以為失親親乎尊賢者親親之本不能擇親之

賢者厚加尊寵以表儀公族而徇其私愛施於不令之人以至亡國敗家豈不失親親之道乎其曰陳侯之弟

招殺陳世子偃師交貶之也

夏四月辛丑陳侯溺卒叔弓如晉楚人

執陳行人干徵師殺之陳公子留出奔鄭秋蒐于紅蒐春

事也秋興之則違天時有常所矣其于紅則易地矣三

家專行公不與焉而兵權在臣下則恃人理此亦直書

其事不待貶絶而自見者也凡亂臣欲竊國命必先為

非禮以動民而後上及於君父昭公至是民食於它不

怙其所昧於履霜之戒甚矣

陳人殺其大夫公子過大雩冬十一月壬午楚師滅陳執陳公子招放之于越殺陳孔奐葬陳哀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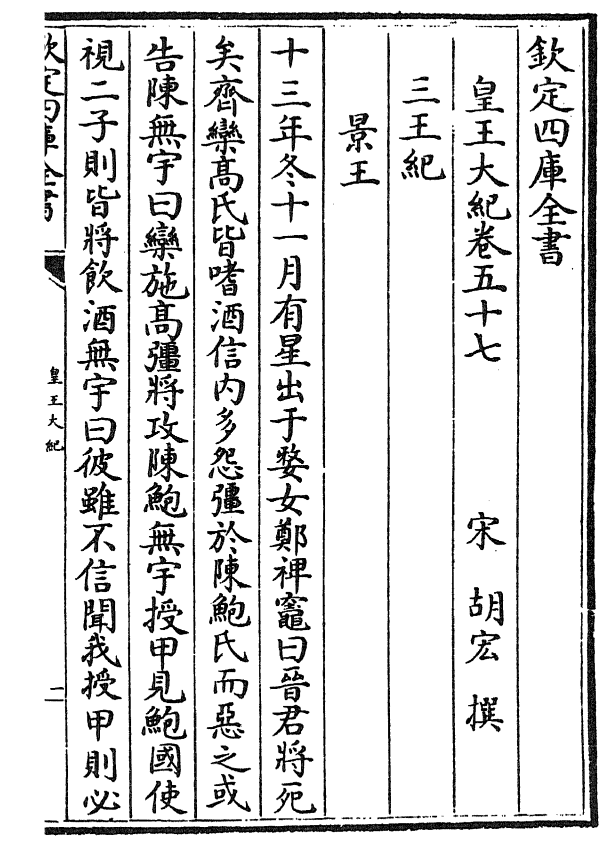
十二年甲申宋華亥魯叔弓鄭游吉衛趙黶會楚王于陳楚公子弃疾遷許于夷實城父取州來淮北之田以益之伍舉授許男田然丹遷城父人于陳以夷濮西田益之遷方城外人于許周甘人與晉閻嘉爭閻田晉梁丙張趯以陰戎伐潁王使詹桓伯辭于晉曰先王建母

弟以藩屏周亦其廢墜是為豈如弁髦而因以敝之伯父惠公誘允姓之姦自瓜州入我郊甸后稷封殖天下今戎有中國誰之咎也我在伯父猶衣服之有冠冕木水之有本原也伯父若裂冠毀冕拔本塞原雖戎狄其何有予一人晉人遂致閻田而反頹俘晉荀盈卒未葬晉侯飲酒師曠李調侍鼓鍾杜蒯自外來聞聲曰安在曰在寢杜蒯入寢歷階而升酌曰曠飲斯又酌曰調飲斯又酌堂上北面坐飲之降趨而出晉侯呼而問之曰

蒯曩者爾心或開予是以不與爾言爾飲曠何也曰子卯疾日君徹宴樂學人舍業知悼子在堂斯其為子卯也大矣曠也太師也不以詔是以飲之也爾飲調何也曰調也君之褻臣也為一飲一食而忘君之疾是以飲之也爾飲何也曰蒯也宰夫也惟刀匕是共又敢與知防是以飲之也晉侯曰寡人亦有過焉酌而飲寡人杜蒯洗而揚觶遂命徹酒魯仲孫貜如齊魯築郎囿季孫意如欲速成叔孫婼曰經始勿亟庶民子來焉用速成

其以勤民也無囿猶可無民其可乎經曰九年春叔弓會楚子于陳許遷于夷夏四月陳災凡外災告則書今楚以滅陳夷於屬縣使穿封戌為公矣必不遣使告於諸侯言亡國之有天災也何以書於魯國之策乎當是時叔弓與楚子會于陳則目擊其事魯史遂書之爾或曰國史所書必承赴告豈有馮使人之言而載之於史者曰周景王崩有尹單猛朝之變國無赴告矣叔鞅至自京師言王室之亂也春秋承其言遂書於策亦此類爾仲尼作經存而弗革者蓋興滅國繼絶世以堯舜三代公天下之心為心異於孫秦罷侯置守欲私一人以自奉者所以歸民心合天德也穀梁以為存陳得其旨矣秋仲孫貜如齊冬築郎囿

皇王大紀卷五十六



皇王大紀卷五十七

宋　胡宏　撰

三王紀

景王

十三年冬十一月有星出于婺女鄭裨竈曰晋君將死矣齊欒高氏皆嗜酒信内多怨彊於陳鮑氏而惡之或告陳無宇曰欒施高彊將攻陳鮑無宇授甲見鮑國使視二子則皆將飲酒無宇曰彼雖不信聞我授甲則必

逐我及其飲酒也伐諸遂伐欒高欒高謀曰先得公陳鮑焉往遂伐虎門晏嬰端委立於虎門之外四族召之無所往公召之而後入四族戰于稷欒高敗國人追之又敗諸鹿門施彊奔魯陳鮑分其室晏嬰曰必致諸公無宇從之因請老于莒凡公子公孫之無祿者私分之邑國之貧約孤寡者私與之粟陳氏益大九月魯季孫意如伐莒取郠獻俘始用人於亳社晉侯彪薨謚曰平公子夷嗣晉葬其君齊國弱宋華定魯叔孫婼衛北宮喜

鄭罕虎許人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會葬事畢欲見新君叔向辭曰大夫之事畢矣而又命孤孤斬焉在衰絰之中其以嘉服見則喪禮未畢其以喪服見是重受弔也大夫將若之何皆無辭以見初罕虎將以幣行子產曰喪焉用幣幣必百兩百兩必千人千人至將不行必盡用之幾千人而國不亡不從既盡用其幣悔之曰書云欲敗度縱敗禮我之謂矣宋公薨子佐嗣初佐惡寺人柳欲殺之及喪柳熾炭于位將至而去

之比葬又有寵經曰十年春王正月齊欒施來奔秋七月季孫意如叔弓仲孫貜帥師伐莒前已舍中軍矣曷為猶以三卿並將乎季氏毁中軍四分公室擇其二二家各有其一至是季孫身為主將二子各率一軍為之副則三軍固在其曰舍之者特欲中分魯國之衆為己私爾以為復古則誤矣戊子晉侯彪卒九月叔孫婼如晉葬晉平公十有二月甲子宋公成卒

十四年春二月楚王在申召蔡侯將往大夫曰王貪而無信幣重而言甘誘我也蔡侯不可楚王伏甲享之醉而執之明日殺之刑其士七十人公子棄疾帥師圍蔡

韓起問於叔向曰楚其克乎對曰蔡侯獲罪於其君天將假手以斃之何故不克然肸聞之不信以幸不可再也昔年誑陳今又誘蔡雖幸而克必受其咎弗能久矣桀克緡以喪其國紂克東夷而隕其身天之假助不善非祚之也厚其凶惡以降之罰也魯夫人薨魯大蒐魯仲孫會邾子盟于祲祥晉荀吳謂韓起曰不能救陳又不能救蔡物以無親晉之不能亦可知也已為盟主而不卹亡國將焉用之於是韓起會諸侯之大夫謀救蔡

子産曰蔡小而不順楚大而不德天將棄蔡以壅楚盈而罰之蔡必亡矣且喪君而能守者鮮矣美惡周必復王惡周矣晉人使狐父請蔡於楚弗許遂還魯葬齊歸公不慼叔向曰魯公室其卑乎君有大喪國不廢蒐有三年之喪而無一日之慼國不卹喪不忌君也君無慼容不顧親也國不忌君君不顧親能無卑乎殆其失國楚王滅蔡執世子有用之于岡山申無宇曰不祥五牲不相為用況用諸侯乎王城陳蔡不羮賦皆千乘使棄

疾為蔡公問無宇曰如何對曰擇子莫若父擇臣莫若
君鄭莊公城櫟而寘子元焉使昭公不立齊桓公城穀
而寘管仲焉至于今賴之臣聞五大不在邊五細不在
庭親不在外羈不在内今棄疾在外鄭丹在内君其少
戒王曰國有大城何如對曰鄭京櫟實殺曼伯宋蕭亳
實殺子游齊渠丘實殺無知衛蒲戚實出獻公末大必
折尾大不掉君所知也王又遷胡沈道房申於荆焉經
曰十有一年春王二月叔弓如宋葬宋平公夏四月丁

已楚子虔誘蔡侯般殺之于申楚公子棄疾帥師圍蔡

此討賊也雖殺之若無罪春秋深惡楚子貶而稱名何也世子般殺其君諸侯與通會盟十有三年矣是中國變為夷狄而莫之覺也楚子若以大義倡天下奉詞致討討其弑父之罪而在宮者無赦焉討其弑君之罪而在官者無赦焉殘其身瀦其宮室謀於蔡衆置君而去雖古之征暴亂者不越此矣又何惡乎今虔本心欲圖其國不為討賊舉也而又挾欺毀信重幣甘言詐誘其君執而殺之肆行無道貪得一時流毒於後傾危成俗天下大亂劉項之際死者十九聖人深惡楚虔而名之也其慮遠矣

五月甲申夫人歸氏薨大蒐于比蒲

其曰大蒐越禮也君有重喪國不廢蒐不忌君也三綱軍政之本君執此以御其下臣執此以事其上政之大本於是乎在君有三年之戚而國不廢一日之蒐則無本矣有門庭之寇而宗

廟社稷之存亡係焉必從權制而無避矣伯禽衰服徐夷並興至于東郊出戰之師與築城之役同日並舉度緩急輕重蓋有不得已焉者矣晉王克用覺渠兵壓境而莊宗決勝於夾寨周太祖殂契丹入寇而世宗接戰於高平若此類者君行為顯親非不顧也臣行為愛君非不忠也惟審於緩急輕重之宜斯可矣

仲孫貜會邾子盟于祲祥秋季孫意如會晉韓起齊國弱宋華亥衛北宮佗鄭罕虎曹人杞人于厥慭 楚將滅蔡請于楚而弗許

晉之不能亦可知矣局為諸國猶序而大夫無貶乎扈之盟晉侯受賂弗克而還諸侯畧而不序亡義利之分也澶淵之會謀救宋災而不討蔡罪大夫貶而稱人魯卿諱而不書失重輕之別也亡義利之分為不仁失輕重之別為不智今晉與諸侯心欲救蔡而力弗加焉則無恐也凡此見春秋明義利審重輕以恕待人而不求

其備矣

九月乙亥葬我小君齊歸冬十有一月丁酉楚師滅蔡執蔡世子有以歸用之內入國而以其君來外滅國而以其君歸皆服而以之易詞也既書滅蔡矣又書執蔡世子有者世子無降服之狀强以歸而虐用之也父母之仇不與共天下與民守國効死不降至於力屈就擒虐用其身而不顧也則有之為世子之道得矣

十五年齊師納北燕伯款于陽因其衆也鄭伯費子寧嗣宋華定聘于魯取鄆之役莒人愬魯于晉晉有平公之喪未之治也魯侯如晉晉人辭之至河而歸公子憖如晉齊侯衛侯鄭伯朝于晉晉侯享諸侯子產相鄭伯

辭於享請免喪而後聽命晉人許之晉侯以齊侯宴荀吳相投壺晉侯先吳曰有酒如淮有肉如坻寡君中此為諸侯師中之齊侯曰有酒如澠有肉如陵寡人中此與君代興亦中之伯瑕謂吳曰子失辭吾固師諸侯矣壺何為焉其以中儁也齊侯弱吾君歸弗來矣公孫傁趨進曰日旰君勤可以出矣以齊侯出彧譖成熊於楚王熊知之而不能行王謂熊若敖氏之餘也遂殺之晉荀吳偽會齊師者假道於鮮虞遂入昔陽滅肥以肥子

綿皐歸魯季孫意如不禮於南蒯蒯謂公子慭吾出季
氏而歸其室於公子更其位我以費為公臣慭許之以
告公而遂從公如晉蒯不克以費叛如齊慭自晉還及
衛聞亂逃介而先及郊聞費叛遂奔齊楚王狩于州來
使五大夫帥師圍徐以懼吳次于乾谿以為之援經曰
十有二年春齊高偃帥師納北燕伯于陽三月壬申鄭
伯嘉卒夏宋公使華定來聘公如晉至河乃復五月葬
鄭簡公楚殺其大夫成熊秋七月冬十月公子慭出奔

齊楚子伐徐晉伐鮮虞獻公假道於虞以滅虢因執虞公則以師與人稱之今晉雖為

諼固可罪也而狄之不亦過乎楚秦孫吳討陳因以滅陳誘蔡般殺之因以滅蔡晉人視其殘虐莫能救則亦已矣而效其所為以伐人國是中國居而夷狄行也人之所以為人中國之所以為中國信義而已矣一失則為夷狄再失則為禽獸禽獸逼人人將相食自春秋末世至于六國亡秦變詐並興傾危成俗河決魚爛不可壅而收之皆失信棄義之明驗也春秋謹嚴於此制治未亂拔本塞源之意豈曰過乎

十六年魯叔弓圍費弗克敗焉意如怒令見費人執之以為囚俘冶區夫曰非也若見費人寒者衣之饑者食之為之令主而共其乏困費來如歸南氏亡矣民將叛

之誰與居邑若憚之以威懼之以怒民疾而叛為之聚
也意如從之費人叛南氏楚王虐既殺薳掩又奪薳居
田而不禮許圍蔡洧蔓成然白公子張驟諫王曰不穀
雖不能用慭寘之於耳子復語對曰賴君用之也故言
不然巴浦之犀犛兕象其可盡乎其又以規為瑱也遂
趨而退於是薳氏許氏蔡氏鬬氏因羣喪職之族作亂
觀從聞之謂朝吳曰今不封蔡蔡不封矣我請試之以
棄疾命召公子比公子黑肱于晉及郊而告之情強與

之盟入襲蔡棄疾將食見之而逃觀從使比食坎用牲加書而速行已徇於蔡曰蔡公召二子將納之與之盟而遣之矣將師而從之蔡人聚將執之辭曰失賊成軍而殺余何益乃釋之朝吳曰二三子若能死亡則如違之以待所濟若求安定則如與之以濟所欲且違上何適而可衆曰與之乃奉蔡公召二子而盟帥陳蔡不羮許葉之師因四族之徒以入楚殺太子禄及公子罷敵比為王黑肱為令尹次于魚陂棄疾為司馬先除王宮

使觀從師於乾谿而遂告之且曰先歸復所後者劓師及訾梁而潰王聞羣公子之死也自投于車下曰人之愛其子也亦如余乎余殺人子多矣能無及此乎右尹鄭丹曰請待于郊以聽國人王曰衆怒不可犯也曰若入於大都而乞師於諸侯王曰皆叛矣曰若亡於諸侯以聽大國之圖君也王曰大福不再祇取辱焉沿夏將入鄢縊于芋尹申亥氏觀從謂比曰不殺棄疾雖得國猶受禍也曰余不忍也曰人將忍子吾不忍俟也乃行

國每夜駭曰王入矣棄疾使周走而呼曰王至矣告比及黑肱曰君若早自圖也可以無辱衆怒如水火焉不可為謀二子自殺棄疾為王更名熊居葬比於訾殺囚衣之王服而流諸漢取而葬之以靖國人他年申亥以虔柩告乃改葬之謚曰靈王比之歸也晉韓起問叔向曰濟乎對曰難起曰同惡相求如市賈焉何難對曰無與同好誰與同惡取國有五難有寵而無人一也有人而無主二也有主而無謀三也有謀而無民四也有民

而無德五也比在晉十三年矣晉楚之從不聞達者族盡親叛無釁而動為羈終世亡無愛徵涉五難以弑舊君誰能濟之有楚國者棄疾乎君陳蔡苛慝不作盜賊隱伏私欲不違民無怨心芈姓有亂必季實立楚之常也誰能害之起曰齊桓晉文不亦是乎對曰齊桓衛姬之子有寵於僖從善如流下善齊肅不藏賄不從欲求善不厭有三士以為輔佐外主莒衛内主國高有國不亦宜乎文公狐季姬之子有寵於獻好學不貳生十七

年有士五人以爲腹心股肱亡十九年守志彌篤外主齊宋秦楚内主欒郤狐先天方相晉何以代文晉叔向言於諸大夫曰諸侯貳矣不可以不示威乃並徵會治兵于邾南甲車四千乘夏劉子及諸侯會晉侯于平丘將尋盟齊人曰諸侯討貳則有尋盟若皆用命何盟之尋叔向曰明王之制使諸侯歲聘以志業間朝以講禮再朝而會以示威再會而盟以顯昭明奉承齊犧求終事也君曰余必廢之何齊之有惟君圖之寡君聞命矣

齊人聽命叔向曰諸侯有間矣不可以不示衆六月辛未治兵建而不旆壬申復旆之諸侯畏之邾人莒人愬于晉曰魯朝夕伐我幾亡矣我之不共魯故之以晉侯不見魯侯使叔向辭之曰諸侯將盟寡君知不得事君矣請君無勤孟椒對曰君信蠻夷之愬以絶兄弟之國棄周公之後亦惟君叔向曰寡君有甲車四千乘在雖以無道行之必可畏也況其率道其何敵之有牛雖瘠僨於豚上其畏不死南蒯公子慭之憂其庸可棄乎若

奉晉之衆用諸侯之師因邾莒杞鄫之怒以討魯罪間其二憂何求而弗克魯人聽命甲戌同盟于平丘鄭子産爭承曰昔天子班貢輕重以列列尊貢重周制也卑而貢重者甸服也鄭伯男也而使從諸侯之貢懼弗給也敢以為請自日中以爭至于昏晉人許之既盟罕虎咎之曰諸侯若討其可瀆乎對曰晉政多門貳偷之不暇何暇討國不競亦陵何國之為晉人執季孫意如以幕蒙之使狄人守之以歸孟椒從楚王歸蔡世子有之

子廬於蔡陳悼世子偃師之子吳於陳盡復遷邑致羣
賂魯侯如晉荀吳謂韓起曰諸侯相朝講舊好也執其
卿而朝其君有不好焉不如辭之使士彌牟辭公于河
吳滅州來令尹鬬成然請伐吳王曰吾未撫民人未事
鬼神未修守備未定國家而用民力敗不可悔州來在
吳猶在楚也子姑待之魯孔丘之母顏氏卒孔子少孤
不知叔梁紇之墓乃殯其母於五父之衢人之見之者
皆以為葬也其慎也蓋殯也問於鄹曼父之母然後得

合葬於防曰吾聞之古也墓而不墳今丘也東西南北之人也不可以弗識也於是封之崇四尺孔子先反門人後雨甚至孔子問焉曰爾來何遲也曰防墓崩孔子不應三孔子泫然流涕曰吾聞之古不修墓經曰十有三年春叔弓帥師圍費費內邑也命正卿爲主將衆大衆圍其城若敵國然者家臣强大夫弱也季孫意如所以惡於下者事其上而不忠於其君以所惡於上者使其下而不禮於其臣出乎爾者反乎爾宜南蒯之及此也春秋之法不書內叛反求諸已而已矣其書圍實欲著其實不沒之也夏四月楚公子比自晉歸于楚弒其君虔于乾谿或曰昭元年楚虔弒

立比出奔晉十三年比歸而虔縊于棘圍則比未嘗一日北面事虔為之臣虔又弒立固非比之君也而書曰比弒其君虔何也曰去國雖久而爵祿有列於朝出入有詔於國不掃其墳墓不收其田里不係纍其宗族即君臣之分猶在也比雖奔晉而晉人以羈待比以國底祿固楚之亡公子也楚又未嘗錮之如晉之於欒盈比又未嘗不向楚而坐如子鮮之於衛安得以為比非楚臣而虔非比之君乎春秋書比弒其君虔明於君臣之義也或曰虔弒郟敖以立比之獲罪豈其無討賊之心而徒貪夫位與曰春秋罪比不明乎君臣之義不責其無討賊之心夫比雖當次及之序而棄疾亦居楚國之常以取國言之比具五難而棄疾有五利比事之變也為比者宜乎効死不立若國有歸為曹子臧魯叔肹不亦善乎不然身居令尹貴戚之卿為社稷鎮亂不自已亦可也今乃脅於勢而忘其守怵其利而忘其義被之大惡欲辭而不可得矣為人臣而不知春秋守經事而

不知其宜遭變事而不知其權者若此類是也悲夫聖人垂戒之意明矣

楚公子棄疾殺公子比

宜書曰棄疾弑其君比而曰殺公子比何也初子干歸自晉觀從假棄疾之命而召之來則來坎牲加書而強之盟則盟帥四族衆而使之入楚則入殺太子祿而立之為王則王周走而使於國中謂衆怒如水火而逼之自殺則自殺其行止遲速去就死生皆觀從與國人所為而比未嘗可否之也則宜書曰楚人殺比而春秋變文歸獄棄疾者誅其本意在于代比而非討之也所謂輕重之權衡曲直之繩墨而懷惡者亦無所隱其情矣

秋公會劉子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平丘

按左氏晉成虒祁諸侯朝而歸者皆有貳心方是時楚人暴橫陵蔑中華在宋之盟爭晉先歃及虢之會仍讀舊書遂召諸侯為中之會邊賴於鄢

縣陳滅蔡此乃敵國外患臨深履薄恐懼省戒之時其君當倚於法家弼士以德脩國政其臣當急於責難陳善以禮格君心內結夏盟外攘夷狄復悼公之業若弗暇也今乃施施然安於不競無憤恥自强之志惟宮室臺榭是崇是飾及諸侯皆貳顧欲示威徵會而以兵甲會之不亦末乎春秋之法制治於未亂保安于未危貴事之預恥以苟成而不要諸道者也是以深惡此會如下文所貶云明其義者然後知仲尼作經於一臺圃之築一宮室門觀之作必謹而書以重民力其弭亂持危固結人心之慮遠矣

八月甲戌同盟于平丘

其書同盟者劉子與盟同懼楚也會與盟同地再書平丘者書之重詞之複其中必有美惡者見行事之深切著明故詞繁而不殺也是盟蓋或善之而以為惡何哉盟雖衰世之事然有定人道之大倫者矣有備天子之明禁者矣有束牲不歃相命而信自喻者矣有納斥侯禁侵掠誠格而不復叛者矣其次猶以

載書詞命相爭約於大神而不敢越者則未開主盟中國奉承齊犧而矜其威力恐迫諸侯又信蠻夷之詐絶兄弟之歡求逞私憤間其憂疑如此盟者流及戰國强衆相誇恫疑恐喝恣行而陵暴死者十九積習所致有自來矣春秋禮義之大宗也曾是以為善乎詞繁而不殺則惡其競力不道為後世鑒矣

公不與盟

晉主此盟德則不競而矜兵甲之威肆脅持之術以諸侯上要天子之老而歃血以中國惴惴夷狄篡逆之主而結盟無禮義忠信誠慤之心而以威詐沮之備此五不韙者得不與焉幸也聖人筆削春秋凡魯君可耻者必為之隱諱至會于沙隨而公不得見盟于平丘而公不得與自衆人常情必深沮喪以為辱矣仲尼推明其故自反而縮雖晉國之嚴不可及也彼以其威我以其理彼以其勢我以其義夫何慊乎哉直書其事示後世立身行己之道也其垂訓之用大矣

晉人執季孫意如以歸

稱人以執非伯討也晉人

若按邾莒所討有無之狀究南蒯子仲叛之因告於諸侯以其罪執之請於天子以大義廢之選於魯卿更意如之位收斂私邑為公室之民使政令在君三家臣順則方伯之職矣今魯與邾通好亦不朝夕伐莒而鄆鄆之故又非昭公之意也徒以邾莒之言曰我之不共魯故之以遂辭魯君而執意如則是意在貨物而不責其無君臣之義也何得為伯討乎稱人以執罪晉之偷也

公至自會蔡侯廬歸于蔡

陳侯吳歸于陳

曰歸者順詞也陳蔡昔皆滅矣不稱復歸者不與楚虔之得滅也其稱歸于者國其所宜歸也廬與吳皆亡世子之子也而棄疾封之可謂有奉矣不言自楚者不與楚子之得封也其稱侯者位其所固有也陳列聖之後蔡王室之親見滅於楚虔而諸侯不能救復封於棄疾而諸侯不能與是以夷狄制諸夏也聖人至是懼之甚盖有不得已焉制春秋為後法大要皆天子之事也其義則以公天下為心興

滅國繼絕世異於自私其身欲擅而有之者也故昔法如此此為天下國家而不封建欲望先王之治難矣冬

十月葬蔡靈公公如晉至河乃復吳滅州來

十七年魯孟椒私於荀吳曰魯事晉何以不如夷之小國且兄弟也土地猶大所命能具若為夷棄之使事齊楚其何瘳於晉親親與大賞共罰否所以為盟主也諺曰臣一主二吾豈無大國吳以告韓起乃歸季孫椒曰寡君未知其罪合諸侯而執其老若猶有罪死命可也若曰無罪而惠免之諸侯不聞是逃命也何免之為請

從君惠於會起患之以語叔向對曰鮒也能歸之鮒見季孫曰昔鮒得罪于晉君自歸于魯君微武子之賜不至于今敢不盡情歸子而不歸鮒也聞諸吏將為子除館于西河其若之何且泣意如懼先歸孟椒待禮曹伯甍子須嗣費人司徒老祁慮癸因民之欲叛遂劫南蒯曰羣臣不忘其君子若弗圖費人不忍其君將不能畏子矣何所不逞欲請送子蒯遂奔齊莒子甍謚曰著丘公子狂不慼國人弗順欲立弟庚與蒲餘侯惡公子意恢

而善於庚與狂惡羣公子鐸而善意恢鐸因與蒲餘侯殺意恢出狂于齊而納庚與楚鬬成然有德於王而不知度與養氏比而求無厭殺成然滅養氏使鬬申居鄖以無忘舊勳晉邢侯與雍子爭鄐田樂王鮒攝理罪在雍子雍子納女于鮒鮒蔽罪邢侯邢侯怒殺二子于朝韓起問于叔向叔向曰買直鬻獄專殺其罪一也己惡而掠美為昏貪以敗官為墨殺人不忌為賊夏書曰昏墨賊殺臯陶之刑也乃施邢侯而尸二子於市仲尼曰

叔向古之遺直也經曰十有四年春意如至自晉其始執之為乏邾莒之供而非有扶弱擊強之義也其終歸之為土地猶大所命能具而非有不能救蔡為夷執親之悔也然則晉人喜怒皆以利發其勸沮皆以利行違道甚矣故平丘之會深加貶斥自是而後諸侯不合二十餘年至於召陵又以賄敗十有八國之諸侯而書侵楚以譏之於是晉日益衰外攜內叛不復振矣利之能敗人國家乃如此春秋之深戒也

三月曹伯滕卒夏四月秋葬曹武公八月莒子去疾卒

卒自外錄者也莒人來赴故魯史書其卒葬自內錄者也魯人不往是以闕其葬自昭公以來雖薛紀微國無不會其葬者何獨於莒則不往乎方是時意如專政莒嘗訴其疆鄆取鄆之罪于方伯而見執矣為是怨莒故獨不會其葬也若意如者其傲狠修怨敢施於昭公與莒子及其在晉閒除館

西河則恐懼逃歸如一匹夫何也小人無禮喜怒勇怯不中節皆若是爾苟不遠之其能國乎冬莒殺其公子意恢

十八年吳王夷末薨授國於季札札逃去吳人立夷末之子僚魯禘於武宮叔弓涖事籥入而卒去樂卒事楚費無極害朝吳之在蔡也欲去之乃謂之曰王惟信子故處子於蔡子亦長矣而在下位辱也必求之吾助子請又謂其上之人曰王惟信吳故處諸蔡二三子在其上不亦難乎弗圖必及於難蔡人逐朝吳出奔鄭王怒

曰余惟信吳故置諸蔡且微吳不及此女何故去之無極對曰臣豈不欲吳然而前知其為人之異也吳在蔡蔡必速飛去吳所以翦其翼也四月乙丑太子壽卒六月戊寅王后崩晉荀吳伐鮮虞圍鼓鼓人或請以城叛吳弗許左右曰何故曰吾聞諸叔向曰好惡不愆民知所適事無不濟或以吾城叛吾所甚惡也賞所甚惡若所好何若其弗賞是失信也何以庇民使民知義有死命而無二心不亦可乎鼓人告食竭力盡而後取之不

戮一人以鼓子為䑕歸魯侯如晉平丘之會故也晉人止之葬王后謚曰穆晉荀躒會葬籍談為介既葬除喪以躒宴尊以魯壺王曰伯氏諸侯皆有以鎮撫王室晉獨無有何也躒揖談對曰晉居深山王靈不及拜戎不暇其何以獻器王曰密須之鼓闕鞏之甲襄之二路鏚鉞秬鬯彤弓虎賁非分而何昔而高祖孫伯黶司晉之典籍故曰籍氏何故忘之談不能對歸以語叔向叔向曰王其不終乎吾聞所樂必卒焉今王樂憂若卒以憂

不可謂終王一歲而有三年之喪二焉於是乎以喪賓晏又求彝器樂憂甚矣且非禮也彝器之來嘉功之由非由喪也三年之喪雖貴遂服禮也王雖弗遂宴樂以早亦非禮也一動而失二禮無大經矣曾孔丘既除喪五日彈琴而不成聲十日而成笙歌言在不稱徵言徵不稱在經曰十有五年春王正月吳子夷末卒二月癸酉有事于武宮籥入叔弓卒去樂卒事 按曾子問君在祭不得成禮者夫子語之詳矣而無有及大臣者是知去樂不可也有事於宗廟遣大夫之變則以聞可乎按禮衛有太史柳

莊寢疾君曰若疾革雖當祭必告是知祭而以聞不可也禮與重於當祭大夫有變而不以聞則內得盡其誠敬之心於宗廟外全隱恤之意於大臣是兩得之也然則有事於宗廟大臣涖事齋入而卒於其所則如之何禮雖未之有可以義起也有事於宗廟大臣涖事齋入而卒於其所去樂卒事其可也緣先祖之心見大臣之卒必聞樂不樂緣孝子之心視已設之饌必不忍輕徹故去樂卒事其可也宗廟合禮者常事不書苟以為可則春秋何書乎此記禮之變而書之者也

夏蔡朝吳出奔鄭

朝吳蔡之忠臣雖不能存蔡而能復蔡其從於棄疾者謂蔡滅而棄疾必能封之也棄疾以其忠於舊君而信之使居舊國可謂知所信矣則曷出奔費無極害其寵也無極楚之讒人去朝吳出蔡侯朱喪太子建殺連尹奢屏王耳目使不聰明卒使吳師入郢辱及宗廟讒人為亂可不畏乎為國有九經而尊賢為上勸賢有四事而去讒為首志朝吳出奔而入

郢之師兆矣然朝吳身居舊國處危疑之地苟有譖之者則王不能無動也能以忠信自任而杜讒諂之謀則善矣而費無極乃語之曰子亦長矣而在下位辱也欲為之請以名利累其心而𡚁之覺不智亦甚矣故特書其出奔以罪吳為後戒也六月丁巳朔日有食之秋晉荀吳帥師伐鮮虞晉滅潞氏甲氏乃再伐鮮虞皆用大夫為主將而或稱人或稱國或稱其名氏何也以殄滅為期而無矜恻之意則稱人見利忘義而以狄道欺詐行之則稱國以正兵加敵而不納其叛臣則稱名氏夫稱其名氏非褒之也纔免於貶爾而春秋用兵禦敵之畧咸見矣冬公如晉

皇王大紀卷五十七